讀春秋管見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七

愼齋羅典嶶五氏定稿

宣公　　男紹郴　孫善恕賢綸　校字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管見 去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以欲立宣公而請昏于齊以定之也冬十月季孫行父如齊以齊既許昏而使

之納幣亦即並其逆
女之期而請之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管見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夫人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是矣至中閒謂夫人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此意未免過曲蓋姜即夫人之氏以欲明其有姑而稱婦則謂之婦姜而省氏字於文法鹵簡豈削之以示貶乎又如有姑則稱婦名之正也說者乃謂夫人出姜既絕而歸齊婦安得姑書婦姜欲以著敬嬴之為妾母而欲速以姑自居也按之經文亦不必為確見惟家氏鉉翁曰夫人非夫夫所得以也挾齊弒君娶齊女為篡君之婦書以著著其罪也是為得之字其能左右之曰以此年春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不書夫人婦姜至自齊乃書遂

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只玩一以字，而其情狀之專橫無對已畢見矣。蓋公子遂於僖公為兄弟行，文子宣公，則視之為祖行者，分已極尊，且其先歷事兩君，主兵擅政，名著於春秋者凡三十六年，及茲私于敬嬴，將謀殺太子赤而立宣公，此屬何等事，而其事竟成，耶彼先庇于齊侯，新立必務結魯，乃因之請昏于齊，以借其勢，而齊侯亦即許昏，是遂能以齊侯女制齊侯矣。由是而反于魯，太子赤猶是齊甥也，以殺之而卒，赤之母為夫人姜氏，猶是齊女也，以出之而歸齊，何有于顧忌哉。至于魯臣若叔孫得臣及季孫行父，則皆隱忍供其驅役，莫敢或違也。觀公子遂之於叔仲彭生，初以欲立宣公示之意，彭生不可，及遂方殺赤子卒，旋以君命召彭生，彭生至，遂則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叔孫得臣，其兄也，絕不能以一言救之使止，於後亦不聞其規遂，況季孫行父之權力遠遜于叔孫得臣，而能不惟遂之命是聽哉。值此年春正月，公即位，旋娶夫人，公子遂如齊逆女，魯之取齊女者，久為公自逆之矣，而今獨以卿

逆齊女之驕亢豈易與耶。昔桓公三年。娶文姜。秋七月。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讙雖魯地而濱于齊。是特娶。公以遠逆也。至莊公二十四年。娶哀姜。夏。公如齊逆女。是又越疆而至齊都。以逆之矣。逆之愈遠。而女之至愈難。秋。公至自齊。非以女俟至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亦非由公導之使入也。曾何知有婦人從人之義乎。若文公之四年。娶出姜。則尤有異焉者。公亦不如齊逆女。而不得稱女。逆女于齊。將以為魯夫人。而亦不得稱夫人。則但以為逆婦姜于齊耳。其故維何。穀梁曰。禮成于齊。是殆然矣。凡女在國稱女。禮成于齊。則既為夫人。誰復以女稱乎。逆女入國。稱夫人。禮成于齊。雖實為夫人。而未入魯。又誰得以夫人稱乎。蓋魯自娶文姜哀姜以及出姜。齊女之驕亢日甚。如昏之六禮。納徵即繼以請期。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即納徵也。以後當請期矣。何以更閱一年。及四年之夏。而始逆婦姜于齊哉。實由出姜不受命于歸。而欲致公以就俞川。此為公子遂

之與其事而親見之者至是為宣公逆女于齊公既不自逆而女之于正月逆者亦即于其三月至焉則胡以得此于勝亢日甚之齊女乎以公子遂之專橫無對貴能以之而夫人歸姜之至自齊遂若為之從挈挾持而使莫能以相做也將得仍稱為文公時如齊納幣之公子遂哉遂能以夫人婦姜而無不足則遂之以魯君宣公乃更有餘矣宣公既心折于遂之立已亦何能不魂驚于遂之殺亦厭之立之殺之生之一皆其所能左右也然則謂春秋書以為著其罪寧獨指夫人非大夫所得以著於公子遂坐之罪與

夏季孫行父如齊

管見左傳曰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胡傳曰經有不待貶絶而著者此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余氏光曰傳謂納賂請會也趙氏謂拜成婚也李氏廉曰以

拜婚之禮行納賂之事也按拜婚納賂並言能通前後經文為一串此最得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

管見　前文十二年傳秦晉戰于河曲秦將遁史駢請薄諸河胥甲父與趙穿當軍門呼而止之故此宣之元年放胥甲父于衛傳亦以為討其不用命也論之者率因以辨晉之不並放穿斥為趙盾庇之而已惟吳氏澂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父以他事取惡于趙盾而逐之也又汪克寬曰被胥甲父者弑夷皋之兆也此二說得經文正旨蓋趙盾之專為靈公所深忌明年秋九月書趙盾弑其君夷皋傳敘其被弑之由謂靈公初使力士鉏麑刺趙盾于其家鉏麑廢命死繼又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於朝提彌明扶盾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殺之伏甲出明鬭死靈輒倒戟以禦公徒盾得脫此豈出自靈公一人獨謀亦即以一時狎斬戕胥甲父為

胥臣之子胥臣亦號司空季子晉從晉文出亡與狐偃趙衰並有功晉文立城濮之戰胥臣佐下軍以晉襄六年蒐子胥甲父繼事靈公戰于河曲之役胥甲父與爲亦佐下軍其班居末未得進殆以不爲趙盾之黨而爲其所黜也此靈公所由得於之以閒趙盾者與然靈公之左右皆爲趙盾耳目有臣胥甲父而陰與其君共圖盾豈或不知盾知而使人伺之卽於其入出于朝而執之不敢遂殺亦斷不欲縱之出奔則惟主于放以加之禁錮卽置于衛以足其處所爲耳何以必主于放前文之六年晉狐射姑出奔狄七年晉先蔑奔秦士會從之至十三年夏傳稱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盾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賈季卽狐射姑隨會卽士會其出奔所在皆足以生難而爲國憂又可使胥甲父得以出奔乎故必放也書言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注謂流若使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者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流據其放之不返言放據其流之既極言其實一而已矣此言放不言流者書

亦言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孔氏以為大罪居于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衛之距晉約數百里而止並與千里之外不合又况遠至九州之外與其四裔也哉惟所放之適里未嘗與五流同故不指為流惟放之而使莫能返其國亦即莫能更適他國則與流之宅而居之同故獨指為放爾何以必置于衛衛地居四方之中晉以胥甲父放之於此西既無由入秦東亦無由以入齊也北既無由入狄南亦無由以入楚也以衛終焉而已且是時之衛侯鄭先由晉文執而歸之京師踰年乃復其國雖怨晉終恐而事之歷襄及靈而晉臣趙盾以大夫專政遂至盟諸侯于新城衛侯在會此其畏趙盾者將視晉君為有加恐得不奉命惟謹哉及是而放胥甲父于衛趙盾固度其必無脫於踈防逸於放縱者衛之外皆無足深恃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管見不書公及齊侯會于平州者以齊侯既納濟西之賂則期以會于平州而肯來而公之欲會齊侯于平州者亦不要其必遇也故禮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郤地曰會注謂下言相見及期日也郤地閒隙之地也此言會於平州杜注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今萊蕪縣西有平州城是卽可指為郤地矣公何以必會齊侯欲以此成其為諸侯耳蓋公初娶齊侯女為夫人人或謂公為齊壻壻有子道豈得遽與齊侯同列以統稱諸侯哉于時蓋由公子遂謀之先使季孫行父如齊以濟西田賂齊侯欲與侯有以說公不以子壻之禮處之將依諸侯期而相見于郤地者為之禮是則會也會則得與齊侯同列而成其為諸侯矣其會所則當以齊之平州為請取其與魯境毗連也及季孫行父歸自齊知齊侯貪其賂迫欲取濟西田遂許如行父言會有期矣齊侯至平州因是公往從之卽得會齊侯于平州也

公子遂如齊

〔管見〕公子遂如齊拜平州之會之既成也。是時齊侯當開濟西田矣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管見〕前僖公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取之于曹也。其不繫之曹。則本為魯田耳。本魯田而為曹有。所由來當在春秋以前。至僖公時晉文始爵伐曹執曹伯。分曹田以畀宋人又令曹班其所侵地于諸侯。故魯有濟西田而為曹所侵魯特請于晉而以晉命取之也。取濟西田以後。及至宣公元年。凡歷二十二年矣。乃忽舉以賂齊。而使齊人取之。豈以此濟西田者。今為齊所有。猶之昔為曹所有。固于魯無所損乎。魯不惜田而以賂齊。其意之所主。徒欲得公之會齊侯于平州已也。不會何害。會之何補。既誤君而復失地此在恃權之公子遂及圖事之季孫行父。其負罪為已重

矣。尚何問其先之大逆不道者。固嘗殺太子赤而逆夫人姜氏也哉。

秋邾子來朝

[管見]前文公十三年。邾子蘧蒢卒。子貜且立。十四年春。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邾不利而退。豈能無怨于魯哉。及茲宣公元年。而邾子乃來朝者。殆以有所憚于公子遂。故爾。前僖公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其用兵多詭道。槩之大不易。此其所夙諳者。至邇日而橫暴尤逆為加甚。輙敢殺先君之太子赤而立其庶子接為君。人莫敢有異。叔彭生先嘗伐邾。亦邾之所敵也。從以不同廢立之謀。召而殺之。埋于馬矢之中。其成忍豈可攖乎。惟計此年夏。公會齊侯于平州。是齊侯不因公娶其女而以子婿屈之。直引為同列。而以賓客遇之也。齊為大國。邾為小國。魯有強臣公子遂新立之君。大國既與之會。而小國亦從而朝焉。夫非公與公子遂之所願欲而

惟恐不得者哉邾子之來朝所圖度當不外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管見楚莊以文之十六年秋滅庸鄭伯知其將霸既已貳于楚矣故十七年夏諸侯會于扈晉侯不見鄭伯而以貳于楚讓之鄭爲書以告趙盾其卒曰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無辭以服鄭使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鄭太子夷石楚爲質于晉然觀後稱趙穿帥師侵崇是何嘗與公壻池留于鄭耶趙穿公壻池不在鄭鄭之太子夷又何嘗與石楚入于晉耶交質不信則鄭之舍晉從楚前既不諱言後役公然行之矣值茲宣公元年秋經特書曰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蓋謂楚實主兵而鄭則同惡以相濟也楚自莊王滅庸以來遂欲卒就[illegible][illegible]北方可圖之志是時唯蔡與楚偪近久服于楚[illegible][illegible]之趙盾以諸侯同盟于新城蔡獨不與

而從而鄭亦從于強令不討而自服此固霸者所必爭之地也鄭與陳宋國相望於是楚乃因鄭以伐陳遂伐宋欲一舉而兩及之但使陳與宋懼而請成與鄭俱服曾衛國不足某矣此其所以收合北方者不已幾于過半乎哉楚莊之志蓋如此或者疑其將霸遂以經書楚子而不同于鄭之稱人即為與其能霸之辭則非也故曲謂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稱子楚本子爵方下于鄭之稱伯又況等而上之如陳之稱侯宋之稱公者與蔡杞以楚雖小子而式宏大乃特以子目之使其僭王猾夏之罪絕無可解見斥屑得謂為與其能霸乎至于鄭之密邇周畿為王室懿親乃甘心俯首蠻邦而為所驅役是故不得齒于諸侯也貶而人之固宜

晉趙盾帥師救陳

嘗見陳在宋南與蔡接壤較宋為近楚經書晉趙盾帥師救陳則救宋不言可知矣且其不言救宋者楚侵宋之師

已退亦並去陳故晉趙盾之師直過宋而至于陳以云救陳而已其實未嘗與楚師遇也不遇楚師又豈得遇從楚之鄭師乎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習見〕晉趙盾帥師救陳楚師已去晉無如楚何則以鄭之貳于楚者實致使陳及宋之釁必移師以伐之乃使陳宋之為楚所侵者以師會並使衛曹之近宋而亦懼為楚所侵者皆以師會也其會所在鄭地之棐林今河南新鄭縣東二十五里之林鄉城是已鄭本有罪故前疑鄭伯而稱人此伐鄭為有名是宜並存其爵而曰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也至其會晉師于棐林與鄭都偪近于時趙盾主兵其卒亦但言伐鄭而已此又如鄭何哉誘鄭之從于強令其應變之本計固然若當隨時酌度其所謂強求非有定也茲日晉欲使晉楚並以師至楚非詩有謂侯鄭當以楚論

強而從之適值此晉師獨至而楚師不至晉趙盾之威震晉君鄭亦嘗以晉為強而從之矣以故深壁固壘守而不出特使行人請成于趙盾以求退師謹待其命為爾彼宋公陳侯衛侯曹伯維會晉師于棐林不可以入趙盾豈能遽師之以滅鄭哉鄭未能遽滅則不獲已而從與鄭成矣師有名而無功則但言伐鄭以譏其無如楚何者亦役無如鄭何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見明年二月秦師伐晉傳謂報侵崇也則崇之為秦邑可知公羊易崇作柳指為天子之邑未見所據致崇本夏時息國殷為崇侯虎之國文王滅崇作豐邑即此地也今為鄠縣屬陝西西安府距府七十里在終南山之陽自崇而南約二百三十里至今陝西之商州明志春秋屬晉終南山起商州之藍田連亘西安之咸寧長安盩厔共四縣

之境而崇之爲鄀縣者在其陽焉則晉自今之商州以侵崇此即其潛師而行之道與晉何以必侵崇今陝西之興安府去西安六百八十里北界鎮安縣縣屬商州則晉鄀也東界湖北之鄖陽府鄖陽本庸國明志亦載興安爲周庸國地前文公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必三分庸地楚在庸東當有庸地之屬湖北鄖陽者巴在庸西亦得有庸地之屬四川夔州者至于秦在庸之西北是必得有庸地之主陝西興安者矣自是楚與秦之使命往來總出周晉之後中國莫得聞從可知趙穿之帥師侵崇非主于伐秦以取其邑特欲從晉鄀之商州出而作之險難因以阻絕其行人必由之徑隧焉爾其謀亦必出于趙盾趙穿則爲其所驅役者

晉人宋人伐鄭

管見此年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鄭堅守不出卒與鄭成而還晉實主之宋殺不能忘情于鄭

之役從楚伐陳而遂侵宋也。於是以其冬復伐鄭。此特宋之志耳。而宋仍請以晉主兵。晉許宋。乃與之共伐鄭焉。彼宋之請者為誰。宋華元也。晉之許者為誰。晉趙盾也。于時晉侯宋公皆莫能自主。君失權而不君。臣專命而不臣。故春秋一例貶之。書曰。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經見去年冬。書晉人宋人伐鄭。本宋之志。特許以晉主兵。不必借之以戰也。故此年春二月壬子之戰。只書宋華元而已。宋華元帥師伐鄭。鄭公子歸生帥師應之。亦不必追求與宋戰也。而宋華元則汲汲狀之。劉氏敞曰。戰而言及

之稍主之者也猶曰宋華元為志乎此戰也云爾是時宋
之世族四氏華氏為首華元為右師冠于六卿又華耦為
司馬與國人謀弑宋公杵臼而立文公鮑見魯文公十六
年傳其傳末稱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
使蕩虺為司馬然則華耦至此宜之二年國已前卒矣華
氏無司馬其咸不立可知此帥師伐鄭因華元所當踐
以從事者因是及之而戰于大棘杜注大棘陳留襄邑縣
令河南歸德府睢州西南有棘城又寧陵縣西南有
大棘城亦與睢相近按睢州寧陵皆屬宋地此為宋伐鄭
又華元及之以戰豈得謂其不及於鄭而以於宋乎是蓋
因左傳稱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故以大棘指宋
地言而共實非也今案纂分載列國地名鄭有上棘又有
棘澤如襄公十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
城上棘二十四年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是已上棘在今禹州禹州為鄭之櫟邑棘澤在今開封府
新鄭縣東南此雖不若寧陵之直稱大棘城者亦寧有異

可。雍州曲棘里之衆稱棘城，若我上棘棘澤皆在鄭，以此爲地相較。上爲下之對，大爲小之對，莫非相連，則上棘或通稱大棘。在後之求大棘而不得，若亦僅以上棘當之，也可。宋師敗績大夫也。詩言不績其麻，即俗所稱亂如麻。作敗師敗而大夫曰敗績，獲宋華元，獲爲得，俗之名易曰，舊有俘利執言執則獲矣。師敗績而其將亦被獲焉，彼卒徒之殺傷，與其俘掠，尚可問乎。若其致敗被獲之由，傳謂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與入鄭師，故敗。此何足道哉。竊意宋非鄭敵，宋華元亦非鄭公子歸生之敵也。鄭爲四戰之國，於戎事較練習，又其料敵爲甚審。如去年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此晉趙盾之志也，知其不可與戰則堅守請成，及冬而晉人宋人伐鄭，此則宋華元之志也。晉之主兵，特其名耳，是猶可以不戰，而聽鄭之爲宋弱，與戰而宋師敗績，並獲宋華元。在鄭公子歸生之爲將，殆皆其所籌及，若趙孫於此年二月壬子，書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只一及字。

中。使兕宋師輕而鄭師整。宋師勞而鄭師逸。鄭公子歸生主。於以整遇輕。以逸待勞。宋師惡得而不敗績。宋華元惡得而不並殺哉

秦師伐晉

管見此以報晉趙穿之侵崇也。惟秦之聲罪致討曰伐。與晉之潛師掠境曰侵。其名、較、為、正、耳。至于傳稱秦師伐晉。遂圍焦。而經文則畧而不書。德益識秦之昧于公義而逞小忿。徒以趙穿之侵崇。而思報之。其實侵崇之趙穿即其將為趙盾弒君之趙穿也。而晉方養其惡以待焉。乃特深惜。秦師伐晉。不得。因報其侵崇。而遂有以執趙穿而誅之也。彼圍焦。惡足云哉。焦、杜注、晉河外邑。括地志。陝縣有故焦城。今在河南府陝州城內。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管見此年春二月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並獲宋華元以歸皮鄭伯處此獻俘而後不得加誅則終為累因而已敗軍之將復何能為乃縱之使逃耳左傳謂宋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宋師敗績其不能辨此必矣又何得云半入而華元逃歸也或華氏前弒昭公杵臼而立文公施華元為宋右師及茲敗績于鄭而被獲獲而逃歸文公德華氏之立已而不能罪之則華元仍當為右師矣能不亟謀有以雪恥乎由是如晉乞師且因晉令以會諸侯之師欲以報大棘之役也此年夏趙盾自將晉師宋以之主兵其宋師則猶是華元帥之矣至諸侯之前會晉師于棐林以伐鄭者惟曹師不至耳此外若衛與陳皆應期而畢集彼當時之大夫而為國卿中交政于中國卿將一如其君將也以此臨鄭不亦足以聲罪而致討乎乃春秋書此先于晉宋衛陳率一例人之說部其微不足數又不書伐鄭而曰侵鄭特比于潰師掠境者然蓋統識其畏斐而還云爾蔑之可畏不必正

當楚莊也左傳言楚使鬬椒救鄭鬬椒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何其辭之壯若此四國之畏楚而逆之微諸侯之晉趙盾可也左傳既言楚鬬椒之次于鄭以待晉師而即繼之以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又何其辭之適若此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管見書趙盾弒其君正賊也其為趙盾行弒之趙穿罪可逭乎曰不可春秋於趙穿攻靈公于桃園之先已著其惡之當誅矣去年冬書趙穿帥師侵崇今年春書秦師伐晉即以報趙穿之侵崇也然不書秦人而書秦師則其衆正不書侵晉而書伐晉則其名正惟是主于報其侵崇以淺忿未得誅侵崇之趙穿以去凶於此師為失用於此伐為無功耳讀者但據秦師伐晉一句推求言下不盡之意其陰指趙穿之當誅早矣此春秋之斧鉞也豈嘗以弒君必

尙書趙盾而遜罪趙穿于不問哉問趙穿之罪者猶當云其未及弑君而早斷之況于既當弑君以何惡于趙盾其為罪不容于死尙何待言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管見〕此年冬十月乙亥書天王崩明年春正月書葬匡王意欲與前頃王之崩葬皆不書者互相發明耳至以前數王之崩葬或皆不書又或皆書其義例各見非可執一也頃王以魯文公八年立十四年崩凡在位六年其元年書毛伯來求金非頃王實使之耶而初不稱王者彼毛伯為王朝貪冒之世卿而王以之來求金已不成其為王矣其二年又書及蘇子盟于女栗非頃王實許之耶而仍不稱王者彼蘇子為王畿畔亂之故侯而王及之盟于女栗茲不成其為王矣計春秋以來於王或有當貶惟王不稱天而已至於頃王則王之稱亦削之於是頃王之崩不得稱

天王崩乃不書崩其自崩而葬亦不得稱葬頃王乃並不書葬也至于匡王繼頃王立起魯文公十四年及宣公二年其在位六年之數與頃王同而綜其行事未嘗有若頃王之使毛伯來求金者亦未嘗有若頃王之 蘇子盟于女栗者是則周室雖衰王之紀綱不振王之 統尚存以故其崩書天王崩其葬亦書葬匡王有截然不與頃王同者正以周之後王鑒之只此頃匡兩朝十二年中春秋於崩葬示以予奪黜陟褒不可假豈得不凛然有所法戒也哉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管見郊牛之口傷則於于牢而莫能蜀之是當改卜牛矣經說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為用也郊必以稷配帝牛稷牛皆在滌中若至期牛有死傷即用稷牛以為帝牛帝牛必在滌三月故以稷牛代之稷牛惟具可副選也此冊說卜牛者即改卜稷牛以為帝牛焉爾改卜牛而牛又見則不可得在滌三月之帝牛矣魯雖欲郊而無所用之以郊者乃不郊

猶三望

管見天子四望祭四方也魯用天子之禮而闕其一以稱三望者魯既保彼東方惟使益以南方西方北方為三望則亦僭然四望矣避四稱三差別于天子耳不郊猶三望從前僖公三十一年之例也但彼以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免牲則不郊而猶三望者以郊重而三望輕郊不宜于四卜不從之後而更瀆三望則猶可專卜而取其吉

也。猶字。從卜。卜。轉出至此宣公三年春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是豈嘗卜郊。而不從乎。亦猶以郊牛之或傷或死。而牲不具耳。其猶三望者。猶字。又從牲。轉出以為郊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則三望之牛。亦惟具而已。不郊。則稷無所配。至于三望。不猶可以牛之惟具者。即乘此。卜郊。而從之。日以將事哉。此其不欲與郊俱廢之意。亦仍以為郊重而三望輕也。然皆出于臆定。於禮何居。

葬匡王

管見 禮。天子七月而葬。去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及此年春正月。合之纔四月耳。何以遂葬匡王也哉。葢以匡王崩。其弟定王瑜立。哀慕之情淺。而更代之意迫。故當定王改元之始。月卽為匡王登假之終月。有欲更緩其葬而不得者。且匡王將葬。則諸侯之會葬。亦當來集也。昔成王崩。康王在喪。諸侯至。王麻冕黼裳。受冊命。乃殯前畢。諸侯出廟

門侯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此新陟王未葬之前因有朝嗣王之禮矣此典豈不開于諸侯乎可知令定王之亟以此年正月葬匡王者殆欲致諸侯之來會葬即以致諸侯之來朝正也送故王而見新王總以此時為不可失豈復能拘守天子七月而葬之定禮哉

楚子伐陸渾之戎

〔管見〕陸渾山在今河南府嵩縣東北四十里伊水出焉與盧氏縣熊耳相接亦云伊水出盧氏縣悶頓嶺東流經嵩縣偃師界入于洛洛同雒僖公十一年傳云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文公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于暴此宣公三年又書楚子伐陸渾之戎陸渾山為伊水所出伊水復入雒水於是其戎之依山者以山名依水者以水名故

戎單稱雒戎或兼稱伊雒之戎又或別稱陸渾之戎要之皆戎類也惟揚拒泉皋以地名不若山水之較著則莫能的指耳陸渾之戎與諸侯皆萃處成周之南鄭楚子何從而伐之耶蓋自文公十六年楚莊王與秦人巴人共滅庸三分其地鄖鄀今之湖北鄖陽府楚得之鄖陽北通河南府之盧氏縣雒伊二水陸渾一山皆在焉楚子以此路伐陸渾之戎道雖險而甚捷戎不及備其為楚子所暴着創必甚諸戎並斂手畏之也不然彼楚子者何至侈然自大遂覿周室竟如傳之所稱觀兵而問鼎哉

夏楚人侵鄭

（管見）楚子伐陸渾之戎於今之鄖陽取道而北則不復由鄭境以歷周境矣此路一開陸渾之戎無足云而成周當其衝既屬可危在鄭之密邇成周者又將何以待之於是鄭知楚之強不可以禦禦之實將以自罷也乃當楚興伐

戎之役。或使徵兵而鄭不應焉。及楚嚴伐戎之功。或使告捷。而鄭亦不與焉。是則與楚絕矣。楚人之侵鄭。殆以此夫。於陸渾之戎曰伐。於鄭曰侵。伐則全軍。侵則偏師也。伐陸渾之戎曰楚子。聊與之于戎耳。侵鄭則不曰楚子而曰楚人。何斥之爲蠻而已。於戎何以別乎。伐戎與侵鄭聯文。以彼及此。情事有可推見。若左傳於經所不詳。欲先爲楚人侵鄭立案。實于此年春。遂匡王一條下。謂晉侯伐鄭及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恐未必然。按去年秋九月。晉趙盾弒其君夷皋。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夫盾與穿。大逆不道。弒內君而逆外公子爲君。成公何恃而不恐。概當即位改元之初。而自將伐鄭以及鄭哉。晉侯未嘗伐鄭。則所稱晉及鄭平。士會入盟者。皆無據也。楚侵何繇見鄭之貳于晉而必侵鄭哉

秋赤狄侵齊

管見前自僖公三十年。及三十三年。狄再侵齊。又文公四年。及九年十一年。狄侵三侵齊。未嘗有赤狄之名。與白狄分。而為二者。至此宣公三年秋。書赤狄侵齊。其後于八年夏。書晉師白狄伐秦。是殆由狄既衆。各成部落。而名號亦殊。故有所為赤狄白狄耳。赤白之辨何以。以其君長之姓辨之也。攷路史國名紀。於三皇之世。有赤國。注曰。赤酋赤松。炎帝諸侯。後有赤氏。赤氏出陽師。是非赤姓之始乎。又有白國。注曰。白阜國六者。炎帝臣。是非白姓之始乎。所從來雖遠。系出赤姓者稱赤。系出白姓者稱白。亦足著其後之崛興。以據斯土。為有本矣。且路史載炎帝後之姜姓國以姜戎附之。如赤狄潞氏。並甲氏留吁皆以為姜姓。然則赤狄之別姓為赤。與白狄之別姓為白。其先雖屬炎帝諸侯及炎帝臣。要之皆為炎帝之後。非異姓也。路史分載可以合而一之矣。赤狄白狄惟赤狄較強。據宣公八年。晉師白狄伐秦。則白狄猶與晉也。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欑函則欲結赤狄白狄而結之。然赤狄之強。終不可結。即得於

此年伐之。則于白。狄。而。獨伐赤者。見其槪矣。以故十五年六月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而赤狄遂亡。

宋師圍曹

晉見魯文公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文公鮑篡立。既三年。當魯文公之十八年。傳謂宋武公之後。爲武氏者。導昭公杵臼子。將奉文公母弟司城須以作亂。穆之族。亦黨之。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華耦子伯之館。遂逐武穆之族。此事於經無所見。及茲宣公三年秋。宋師圍曹。傳復謂宋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報曹。故圍之。亦不必實。討當時宋逐武穆之族。豈皆萃於曹乎。曹與諸侯會盟。班最後。國弱。入春秋以來。從未見曹師有專伐人國者。其敢徇宋族之亂黨所請。而以師圍宋哉。且宣公元年。楚子鄭人伐陳。遂伐宋。晉趙盾帥

師救陳即所以救宋也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亦以鄭之同惡於楚以侵陳遂侵宋也曹伯方為宋而會伐鄭從何時見其為宋族所從而以尋師圍宋與令據經文求之去年春宋師及鄭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鄭縱之華元逃歸乃復乞師于晉並因晉令以合宋陳衛曹之師與前會棐林同于時曹師不至宋衛之及四國之師趙鄭而楚之關椒帥師次于鄭以待晉晉畏楚而與宋陳衛侵鄭而還卑徙騑非如徑蹢如夜走掠其邊鄙幾于金鼓不聞此舉之靡退殊甚其於宋華元之敗師被殺有恥何以雪諸自是宋無如鄭何而又不敢咎晉之不競與夫陳衛之莫能助也乃思曹不會師伐鄭之愆而遷其憤焉以故春秋譏其于宋而動大衆則書曰宋師亦即譏其于曹而偪都城則書曰圍曹也然但書宋師圍曹未嘗書宋師入曹師既無功而圍將自解前之無如鄭何者今復無如曹何已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管見〕此宣公三年。書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即聯書葬鄭穆公。其為不踰月。可知矣。又奚待問其去。丙戌為幾何日。哉。禮。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踰月。則庶人之葬。有不踰月者。令鄭之葬穆公。以諸侯而下同於庶人。推賓主之耶。是必出于其子靈公夷矣。夷為穆公蘭之子。未立。或欲早代其位。而積嫌於卒之遲。既立。又不耐久居其喪。而猶期於葬之速。夫如是。則雖未嘗弒父。亦賊子而已矣。在位不數月。而遂為公子歸生所弒。亂臣之笑。豈人為之乎。天為之乎。

葬鄭穆公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

（管見）莒在今山東莒州郯國名漢置郯縣地理志故郯國也今為郯城縣屬山東兖州府故郯城在縣西南境平莒及郯公之志也莒強於郯或於疆埸生事則郯不得寧是時魯與郯為婚姻之國觀後十六年書郯伯姬來歸猶可即其不終以還念其有始矣故莒及郯有怨而公欲平之其必及齊侯以平者欲挾齊之威力而要莒以必從具見明其出齊之意非魯之為郯而私於所親也而卒之莒人不肯與平齊亦無如莒何矣公怒遂伐莒取向亦適使其與郯為比之本情有莫能自掩已耳取者剽掠之辭非能有其地也隱二年莒人入向向遂滅地屬莒寰宇記謂密州之莒縣故莒子國有向城在今縣南七十五里即春秋向邑故城也地有洵水亦稱夜頭水其名因為向殆以此

秦伯稻卒

管見秦伯康公罃始書卒而猶不書葬則以其從穆公任好之亂命殉葬者至百七十有七人子車氏之子三良與焉國人怨之方訕穆公之不宜有後又何不況其子康公之死嘗從朽乎故春秋不書葬康公非必魯之不會葬也乃削之以明衆情之惡怒不可遏焉爾至于秦伯稻之書卒而其葬仍復不書則又以秦康公罃者前合于楚莊王故以滅庸而秦楚之交合於晉則其所深讐矣其子秦伯稻繼立僅四年而卒中間晉侵崇而秦亦伐晉取焦猶相報未嘗已則其結於楚者爲已固秦屬戎楚屬蠻戎黨於蠻則中國諸侯雖嘗與秦同盟及是而加之擯絕生猶還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死豈私爲請更親暱不厭喪紀乎故春秋不書葬秦共公亦非必魯之不會葬也乃削之以明周服之防維不可決焉爾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管見鄭靈公夷在喪不踰月而整其父穆公羣公子苟有一人心當共憤之及黨公以食黿小嫌欲殺公子宋宋與公子歸生謀先答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夫弒君何事而敢以畜老為喻言則公子歸生之能弒其君復何所憚乎蓋歸生前掌兵柄有功於穆公時大棘之戰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纔二年事耳及該繼事新君權勢烜赫惟不欲弒君則已一旦有激忍于君者直與忍于老畜同之此其恃有力而行大事羣公子莫能為對故春秋特書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鄭氏玉曰凡人同惡相濟非同有是心則不敢同謀是事惟歸生有無君之心故宋以無君之事謀之觀鄭人討亂斲子家之棺逐其族則通國以為首惡何必孔子歸獄歸生哉

赤狄侵齊

管見中國之諸侯與晉匹者惟齊而已赤狄不與白狄同附于晉方乘此宣之三年侵齊四年又侵齊以恭白逞未嘗挫衄此取滅之道耳故一紀以後齊未有以報赤狄而晉於宣之十五年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又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天道好還可不戒哉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管見此年秋之公如齊殆賀赤狄之再侵齊而不克耳但此朝可使卿往親行則近於媚齊是以書也其即濮書公至自齊者亦幸出之不爲齊所止耳至於君出與諸侯相見反必有告至於祖禰之禮非此書至之正意

冬楚子伐鄭

管見左傳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杜氏預曰去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趙氏鵬飛曰鄭弑其君諸侯不問而楚

之役為有能排楚兵之興志于得鄭非為討罪而來也然其兵之勝負未必不以是為辭與人亦因其辭而權與之李氏廉曰此書子者胡氏所謂歸生弒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與之也按此傳說互相足參看而經旨備矣

五年

春公如齊

【管見】公于遂殺子赤以立宣公恃齊以安至是歷五年其去年秋公已如齊矣及此年春而公又如齊者益事齊甚謹特依諸侯之事覇主有五年一朝之禮其朝又必于春時故此書五年春公如齊為朝齊也又五年為宣公十年再書春王正月公如齊合而擬之行及五年之期則其為朝該一決矣斯禮也昔僖公之事齊桓亦嘗行之蓋齊桓嘗

周惠王之世。盟首止。盟洮。有翼戴世子襄王之功。僖公九年。襄王立。王命宰周公。至於葵邱。策命齊桓爲牧伯。牧伯即方伯也。諸侯當朝之。亦如朝王之以五年定制。故僖公十年。書春王正月。公如齊。始。朝齊桓也。至僖公十五年。距前之十年。又越五年。則再書春王正月。公如齊。亦以朝齊桓。焉。厥後桓公爲方伯。是稱霸主。僖公朝之。則朝之。如禮若惠公。有齊之國。繼桓之功。未嘗爲方伯。稱霸主也。而宣公乃屈之比于霸主。而有事于五年之朝焉。則不免于過禮矣。其可以無譏乎。故春秋書此。所以誌魯之恥也。

夏公至自齊

管見。公朝齊而返。不必踰時。此以春如齊。及夏而始至自齊者。左傳曰。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蓋有之矣。觀下書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逆爲親迎之辭。高固之來逆。胡爲乎來。亦因此年自春及夏。齊侯止公于齊。特爲

高固請娶子叔姬耳。高氏齊之望也。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則高氏固世秉齊政矣。時高固殆失其伉儷。而將求繼室。或有以魯女子叔姬聞者。高固恐使同列求之而不允。乃恃其有寵于齊侯。即已齊侯因公之朝齊以請昏焉。是直以齊侯為一媒之大者。而作合也。其勢豈可卻乎。惟子叔姬之為魯女。楊氏士勛指公之同母姊妹言。則是前文公之女。而出自夫人敬嬴矣。在公必謂嫁人有母。不敢自專。旋當歸而請命也。而高固又恐公歸而背。或不諾。乃遂委禽于公所。使齊侯止公。特遣其從臣以歸請於夫人。待其命。是後使臣以夫人命來。亦許之。蓋以此命之請。雖嫌以國君之女。降適大夫。亦前所時有。且齊侯一貴寵大夫。將請于公以貺之室。初不憚為之遁辭。亦何能竟違其意也。況乎公止於齊。逆齊侯之意。使公展以對齊侯。則並貽公以不安矣。欲不以其所請之命而許之。得乎。昏既定。使臣之往還費日。而公之止于齊者。遂踰時。以是而春如齊。夏乃至自齊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箸見 杜氏預曰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
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于諸侯也據此二例為有據前
隱公二年秋九月書紀履緰來逆女不稱字履緰為其君
逆紀之國本列於諸侯至莊公二十七年冬書莒慶來逆
叔姬不稱女慶爵自逆其繫於莒者本其國以大夫是誠
以稱女稱字辨諸侯大夫之尊卑矣且紀履緰來逆女在
九月其十月即書伯姬歸于紀至于莒慶則但于其冬書
來逆叔姬而已此所謂逆女稱歸大夫降於諸侯其來逆
不書歸者亦信也惟莒慶所逆之叔姬止稱字而無子字
此高固來逆叔姬特加子字而稱子叔姬者亦不可以無
說蓋此叔姬為前文公之女乃宣公之女弟也故特加子
字以別之言其為女公子而與公同姓者耳若莒慶所逆
之叔姬即出自莊公非其兄桓公之女也禮女子許嫁笄
而字長曰伯仲叔季此其所當與男子之冠者略同然則

莊公之女叔姬獨當以字呼之豈待加子字哉再按上書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其所以稽留之故獨為齊侯止公欲成高固之請昏而然乃特於此秋九月提出高固來逆子叔姬以實之焉但昏有六禮來逆為親迎之一節耳禮記昏義云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其必筵几於廟者亦謂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不敢几于禰廟而受其禮若沖式悉之也禮之意至深遠矣今高固之求子叔姬其納采等五禮並使齊侯止公于齊而行事則安所聽命乎所謂敬慎重正昏禮者固如是乎高固無足責獨責宣公之身為不義恃齊以安遂至齊侯既要魯而取其田齊臣猶以齊侯要魯而娶其女此其忍恥辱而屈于人下更何加焉

叔孫得臣卒

管見 前文公薨公子遂如齊謀殺子赤立宣公叔孫得臣從之盖知其情而不敢有異也觀後之遂歸自齊既殺子赤而以君命召叔仲彭生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徒惡其前諍以發立之謀而不可耳得臣爲彭生之儿不能止遂之殺其弟而又與之同事宣公及五年皆莫敢忤遂是非大夫之不足爲有無者哉不足爲有無者雖其生之日猶死之日豈必待其卒而始得指爲死于何日乎故魯史於內大夫之卒無不日而春秋於叔孫得臣之卒日則削之盖以亂臣之行弑逆其黨或不由於脅從者則從而削其卒日以示誅又有比戚于首惡之例焉爾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管見 齊高固之來爲拜昏耳而傳注皆指爲反馬反馬之說杜注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也語意不甚分明由據字推之如士昏禮之納采女父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至納吉女父又對曰某之子不敎唯恐弗堪然

則嫁女而送之。留其送馬。孫恐女之不足以侍伉儷。故稱不敢自安也。及三月廟見後。乃使人反馬。是為成婦也。竊意此反馬之禮。惟諸侯之娶夫人有之。大夫娶妻則不必其然。觀後成公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訓推極。有進義。與僖公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之致君同。皆于閨箴女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知嫁女于諸侯至三月廟見。由未成婦。而至于成婦。故使人如其國而致女焉。致女則反馬。夫人侍正位于內矣。若大夫之妻乎。雖既成婦。不可言致。是必無致女之禮。又安得有反馬之禮哉。況魯之子叔姬為國君之女。而降適於齊之大夫。乃猶講其謙不敢自安。送女者必留其送馬以待反馬。於事情甚復遠矣。至于子叔姬之來。則為歸寧耳。或又云。禮大夫妻歲一歸寧。亦未見所據。惟諸侯之夫人於既嫁而有父母存。則得歸寧。而亦不可數。因以一歲限之。豈嘗計及于大夫妻乎。嫁女為大夫妻經三月反馬之禮。或猶有三月歸寧之禮也。此于子叔

來之來無譏焉惟齊高固之及子叔姬來則有不得免于譏者夫拜昏以高固為主歸寧以子叔姬為主乃高門之拜昏矣及子叔姬之歸寧以來公羊子說經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注謂譏其雙行匹至似于禽獸是則夫老之禮隨俗為之者也曾是位在大夫而可以踵其獸哉

楚人伐鄭

管見 自此以上三年楚兵凡三至鄭惟去年値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楚猶有討賊之名可假春秋之法不能專以擯楚之殘而或縱舍亂臣之大逆也故楚之伐鄭稱楚子至此年冬之伐鄭及前年夏之侵鄭則惟志于脅鄭以服楚而已有私心而無公義夫安得通稱楚子而不一再人之以示貶哉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管見】此侵陳之役晉主兵故首趙盾是時惟衛之成公自復國以後猶然事晉故衛以孫免會師侵陳也晉何以侵陳傳曰陳即楚故也按宣公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晉趙盾帥師救陳陳復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其二年夏又會晉師侵鄭是鄭本與楚而陳固與晉矣及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自令鄭陽之為古庸國者出師鄭惟其北派周疆觀兵問鼎即將乘是以東略鄭地也乃輒背楚而仍附于晉焉鄭附于晉楚因以三年夏侵鄭四年冬復伐鄭至五年冬又復伐鄭彼楚師之至鄭者道必經陳陳見楚師之三至鄭而能不自危乎危不自安非請平于楚又將何以處此也從可知傳于去年冬稱楚子伐鄭即曰陳及楚平職是故耳至傳末遂言晉荀林父救鄭伐陳則不忍其貳也茲晉于此年春趙盾以衛孫免侵陳而其去年冬已有荀林父伐之此於命將微兵此亟飭不可出辭且荀林

父止領晉師而曰伐，趙盾于晉師而外，並以衛之孫免侵陳，乃易伐而曰侵，其名可謂稱乎。竊意前楚師之三至于鄭，晉皆未能救之。獨以陳之請平于楚者，林于楚之一侵鄭而伐鄭，適背晉而竊附于楚焉，在晉之趙盾、國不能與若周、㒺而任其失，陳也，乃會衛孫免以侵陳，亦姑示以討貳之意云。爾豈嘗於去年冬之平楚，先令荀林父聲其罪以伐陳哉。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嘗見穀之秋登者為多，以八月而書螽。螽者，蝗之異名。即詩所謂蟊賊也。蟊字從矛，賊為殺我。然則螽之敗穀，所在一空。農人役何所容其鎡艾哉。或猶以為為災不久，異於以時書者，非矣。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管見〕左傳衛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趙氏鵬飛曰良夫之來為晉求魯也魯宣公倚齊篡國特事齊而外晉晉成公立將求諸侯以興霸業惟衛自前靈公八年當魯文之十四年會諸侯及晉趙盾同盟于新城得睦於晉於是文十七年會晉伐宋宣元年會晉伐鄭二年會晉侵鄭無不從其役者魯宣則未嘗一與晉人之會盟征伐也故晉成公將為黑壤之會而俾衛求之文之十四年晉為新城之盟於時魯睦於晉而為晉求衛衛成從之遂同新城之盟今衛既睦于晉而為晉求魯魯何辭而不從哉故冬遂同黑壤之會交相求以尊盟主所以外楚而為自安之計

也故聖人與之無貶辭焉然衛使良夫來聘足矣安事乎盟蓋晉之貴衛也爲而魯之比齊也深使魯陽許衛而陰外晉則衛必得罪於晉故盟之以固其會晉之心也至黑壤之會則公親會之益重夫渝盟于衛與按此說發明傳意特

詳書

夏公會齊侯伐萊

（管見）萊杜注萊國東萊黃縣今屬山東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公會齊侯伐萊胡傳云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主平昔及鄭公所欲也故書公及齊侯伐萊齊志也故書公會齊侯按四年之春正月平昔及鄭公欲借勢於齊必傾齊侯親至則此六年夏齊侯伐萊其徵兵於魯而挾公之自將以會之亦誠有不能不應命者胡傳雖以及與會分言究亦可合及與會串說也

秋公至自伐萊

〔管見〕此書公至自伐萊。或謂以其險遠得歸為幸而飲至也。又或謂為齊伐萊。於魯何功而飲至于魯廟。宣公必有以誣其祖矣。二說皆是。但當合下大旱言之。乃見當時之至自伐萊者。一入其疆。凡生穀之土。皆為赤地。公則無志。而民已不救矣。其將何以堪此乎。

大旱

〔管見〕去年既書秋八月螽。今年復書秋大旱。連歲遭災。則變此大旱者。又當加一倍悚切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管見〕黑壤。今山西澤州府沁水縣西北四十里。周守文恭改為烏嶺寨守汜云。即春秋晉黑壤也。按晉成公黑臀自

自入宣既五年未嘗會諸侯以盟至此宣公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惟陳之次宋而先于衛鄭者以去年春晉趙盾及衛孫免侵陳故不會其會者以五國之君皆以晉為主而附集于晉地之黑壤悉有不盟者哉其但稱會而不及盟獨以公之與會而不得與盟諱之也何以知其不得與盟公以此年冬會于黑壤及明年春乃至自會則左傳所稱晉人止公因貨有之矣晉人之止公與為亦為公之事晉成者視前文公之事晉靈為迎與耳文公十三年於晉當靈公之七年冬公如晉十二月及晉侯盟其來至晉也衛侯會公于沓其還自晉也鄭伯會公于棐皆因公以請平于晉至明年為文公十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寔公使趙盾稱主其盟而諸侯皆附焉就非由文公之如晉貨尊其先路哉惟宣公之倚齊篡立遂謹事齊而外晉傳亦謂晉侯求公之立公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豈不然乎晉侯之使公不得與盟而復止之職是故爾若夫

既止之而仍至自會者。非他也。此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胡傳謂魯專事齊。初未嘗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任。其無咎。故遣孫良夫來盟。然則晉戌止公於冬。及改歲為春而公仍至自會。是必由衛侯為之請也。傳直謂其以賂先則不必然。

八年

春公至自會

(管見)晉人之止公。蓋即止之於黑壤。耳黑壤為會所。故於其至也。亦但書曰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管見)凡諸侯之事霸主。及五年則明朝之。其間又於三年使卿聘。此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疑為聘也。其至黃乃復

者黃杜注齊地路史登州之黃縣東南有合黃城本紀邑後入齊在齊東鄙與萊接壤故今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去年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殆無功而還耳而齊侯踈欲得志于萊故明年復有伐萊之役齊之伐萊必駐師于黃一伐不捷而謀再伐則為備者必豫而齊侯亦親涖焉故當今年夏六月公子遂至齊而齊侯不在齊鄙臨淄適在齊東鄙之黃邑也齊侯在黃則公子遂之如齊聘者勢非只向齊而主黃將何以致公命于齊侯哉以是而聘齊者可概稱至齊而復而公子遂之於此時則必别稱至黃乃復也蓋一乃字將欲著其受命而行所至較遠畢事而返來復較遲云爾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管見〕此有事于太廟諸說指時祫言則是夏之祫禘矣祫禘為時祭何以進至季夏之六月而始有事于太廟哉惟

正義以此為禘祭當從之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又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魯用王禮則所稱以禘禮祀周公者固即推其所自出以祀文王矣是不宜書大事于太廟乎而春秋但書有事則何也蓋魯以夏六月辛巳禘于太廟而公子遂之如齊者至黃而復及垂而卒其聞以告公之日亦即此禘于太廟之辛巳初未嘗有所忌焉則由公以公子遂之立已為德私心暱之聞其道病將死輒先命曰如有不諱維當祭必告猶將以去樂卒事致其哀也魯之諏吉用禘何其重視公子遂而忘所祀者之為周公且忘祀周公而推其所自出者之為文王哉公既懷私昧昧絕不計及太廟之事於禘為大則猶從凡祭之統稱有事而不辨其大者書曰有事于太廟所以示譏之意微而顯矣至公子遂之稱仲遂仲乃其氏非字也魯之三桓公子慶父稱仲氏其子為公孫敖遂屬敖之從昆弟則從仲氏稱仲遂而已或謂其生而賜氏為仲何所據哉惟

遂之稱公子則由以公引而親之爲同母弟借以勝讒與耳其實非公子也耳彼歷事三君春秋書公子遂者凡十七見皆著其專横弑逆無所不爲實起于先之寵異大過故然也及老而卒乃特削其稱公子者以正名亦即懲其情爲公子者以防亂讀者宜致思焉若垂之爲齊地見杜注說者以爲當在山東兗州府平陰縣境平陰今屬泰安府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管見祭之明日賓尸而謂之繹者繹思也賓尸必先祭于祊祊在廟門外之西塾賓尸亦自入門始故將賓尸而先求神即于門外西塾爲虛位設俎而祭以爲神無所不在而思於是屬焉此之謂繹其禮益極簡既畢則撤之以此日主于賓尸非正祭也且賓尸之時則其思即移而屬于尸如周頌之言繹賓尸者首稱絲衣其紑載弁俅俅皆本

先日。正祭索神之狀。而思之猶覺其儼然在目。有如此。故知詩序不但曰賓尸。而曰繹賓尸者。明乎祭祊為繹賓尸。亦為繹也云爾。凡太廟之事。有正祭必有繹祭。況禘之大者乎。春秋於此宣公八年。特書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其六月辛巳之祭。必大禘也。而但書有事于太廟。若不見其大者。則以仲遂卒于垂。公亦即于是日聞之。及祭差得畢其事于太廟已也。故及明日壬午。當賓尸而先繹祭。亦似不得已而行之者然。因肖其心之不專于繹而曰猶繹焉。繹之思也。思神于祊也。思尸之象神于廟也。而宣公之思。則獨不忘仲遂之卒于垂焉。於是雖不廢繹。而其萬入去籥。則以哀私臣無祿之悲。而没樂公尸來燕之情。豈不謬哉。夫公于壬午猶繹而萬入去籥。則先日辛巳之有事于太廟。其以仲遂卒于垂。而去樂卒事。固不待言而可知矣。萬為舞之總名。文舞象德。武舞象功。王者之德興功過。被萬國萬民。靡不為之踊躍歡忭。故其舞為萬舞。若諸侯之有舞者。在邶風言方將萬舞。公庭萬舞。則借以夸侈其

戚而非實也魯用天子之禮樂萬舞洋洋見魯頌閟宮篇詩于商之舞稱萬舞春秋于衆之萬舞特稱萬文不具而義亦完以下去籥通看萬之有舞並見矣其言入者凡樂器皆宿縣在祭之先日其舞器如干戚羽籥之屬則授舞人執之必當日行事而始入耳舞為樂之容而籥獨有聲雖邶風只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而周官籥師則云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執而吹之夫豈虛器哉此於有事于太廟之明日以繹不可廢而萬入去籥則因仲遂卒于垂既于太廟之正祭去樂卒事即以舞之有籥亦同于樂之有聲而並去之非自繹而始然也文舞羽籥並用去籥則不成舞而所稱萬入者亦徒入焉而已去籥即去舞之謂不言去舞而但言去籥以去舞獨因于籥故爾且此繹之去籥以去舞即可因去舞以知其去樂而先日之辛巳有事于太廟者其為去樂卒事亦備以有徵矣又何待言哉春秋書法簡嚴有可互見則從省在讀者參覾而得之

戊子夫人嬴氏薨

管見趙氏匡曰公穀並云熊氏又謚為頃據理頃為惡謚不應公母加惡謚當從左氏為敬嬴胡傳云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開季友之黠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嗣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別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于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稽前文公四年書夫人風氏薨風氏本妾母由其子僖公既立特于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也夫夫人豈可致乎致夫人而以禘于太廟致之太廟不已辱乎據事直書而其罪著矣今宣公之母嬴氏值此年六月戊子卒又以妾母為夫人而稱薨則亦由宣公之於在位八年中早為其母嬴氏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必可知也惟春秋罪作始者後之尤而效之厥罪惟鈞可推見故不書而胡傳遂謂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彼魯之妾

毋欲為夫人者。非自贏氏而止。亦皆恃有數于太廟為前事之可師耳。舍此復以何者為例而援之哉。

晉師白狄伐秦

晉見晉成公黑臀立。於宣公六年。書晉趙盾衛孫免侵陳。為其貳於楚而討之也。宣七年。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於黑壤。其實盟也。因公之前與事齊。而今始來會。乃使公不得與盟而止之。然晉雖止公。而仍得於八年春書公至自會。則亦猶是服而舍之之意矣。於是晉謂東諸侯。大畧已定。乃西有事於秦。而以師會白狄伐之。故於此八年夏六月。書晉師白狄伐秦。按晉與秦交兵以來在晉文襄秦穆康之際。不具論。論其近者。宣三年。秦師伐晉。傳謂取晉之焦。亦以報先年趙穿侵崇之役。非秦之首禍也。而及兹晉復伐秦。其相報何時已哉。且前之伐晉。爲秦共公稻。當晉靈公夷皐時。靈公弒而共公亦卒。其讐怨之緣已絕。則晉之興師伐秦。亦無名也。況晉師不給。而以白狄

濟之白狄雖較馴於赤狄可為晉所用而與前晉襄之以姜戎敗秦師者不同蓋襄公能馭姜戎春秋書曰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猶及字使有等差成公未能馭白狄而引以為助春秋書曰晉師白狄伐秦無及字則譏其晉與白狄儼然敵國豈復能存諸夏之防維也哉

楚人滅舒蓼

管見 舒蓼杜注二國名孔氏穎達曰二國傳寫之誤當云一國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西故舒城是也趙氏鵬飛曰舒同宗而異國故謂之群舒杜注以舒蓼為二國誤矣舒庸舒鳩豈亦兩國乎左傳曰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按楚子莊王即位及茲凡十三年前文公十六年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此宣公八年夏書楚人滅舒蓼庸在楚西舒蓼在楚東滅庸而合秦巴滅舒蓼而盟吳越則楚之雄長南服既西結於秦巴

[illegible]月徼求通於吳越矣是豈不足逞北方可圖之志也哉後及宣十二年而晉楚戰於邲晉師敗績亦即其明驗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管見]春秋書日有食之凡三十六其書既者三而已前乎此為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後乎此為襄公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惟此當宣公八年但書秋七月甲子無朔字蓋以日有食之既不於朔日者甲子即朔日之干支也文省而義自具其非此年月而日有食之或不至於既亦則從此例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管見]春秋書魯夫人有薨不從君謚而別自為謚者自文姜始是後或不為妾母而以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其薨之為謚亦從此例前於風氏之謚成風初見謚於嬴氏之謚敬嬴再見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管見〕此於宣公八年。書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至後定公十五年。又書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胡傳但言敬嬴之脅嫡殺太子赤。逐夫人姜氏。皆其惡也。故當葬而雨。致此咎徵。而於定公則未有以罪之。既不能一例立斷。至本穀梁之言喪不以制。而譏其無備。似可通者。究之葬以慮雨而為備。至於雨甚。豈無雖有備而仍不能以禦雨者乎。則此說亦不可泥。惟讀左氏兩傳。其後傳曰。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注謂喪為成義。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然惟次日雨霽而葬。得必誠必信之道。故曰禮也。此其中明左傳為旅確證。春秋書此。欲因葬斷佚之夫人與述佚者。雖經卜日。而以雨變而通之。亦權宜之道。固。然。要示害於禮。乃並存之。使天下後世。毋或拘拘卜日。以防後難轉致。草草營葬。以忘近悔。焉爾。日中。日下昃。兩日字須拱

上雨雨窆封爲雨不克葬不嫌異日之非卜日異日不雨而克葬乃克葬亦不嫌日中日下昃之不同時也克葬與能通其不稱能而稱克亦貫與葬字有貼合處字與葬地曰佳城情物志漢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踣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夫石槨之銘在三千年以前則墓地之謂佳城由來久矣佳爲美號其所掘之壙[illegible]坎也左傳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凡攻城而入之爲克所與攻土爲佳城而入之大意同此喪大記云君喪用輴四綍二碑雖記云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喪大記又云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命毋譁以鼓封此諸侯禮也夫人從君然則國之葬夫人與其君以棺爲室以壙爲佳城如禮引之以入而藏焉其所用官司徒御器物之屬皆以畢窆行之不用克字於其葬何以適肖哉但此所謂葬只指初窆下棺時說非已封而成葬也如夫人敬嬴之雨不

克葬越昃日庚寅日中而克葬日中則將昃不可以一日言檀弓記孔子曰吾見封之若斧者矣馬鬣封之謂也從若斧者以其儉而易就耳及卒子夏封之若斧以行夫子之志猶云一日三斬板而已封況夫人敬嬴之葬當從君之封度及八尺實為用功多而難成其可於一日之間分其日所餘之半以畢事乎又定公之雨不克葬越翼日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日下昃則又迫於日中而薄暮矣曾子問記老聃語孔子曰夫柩不蚤出不莫宿無見星者此助葬於巷黨耳其行柩在塗亦必遠日而止則封墓可知矣豈國君定公之葬以日下昃而入壙其實土以為卯封如諸侯八尺之度又可不懼日入見星而乘其夜以興役乎總而言之葬為送死之終事尤宜致謹雖當已封成葬不無崇卑大小之差而其葬不以雨固未嘗有二也乃說者多以庶人葬不為雨止語見禮記王制則不免於依違夫葬日遇雨其土皆為塗泥何以能葬縱庶人微賤無力有葬之者或忍而出於此而必指為先王創制從不衣其雨

然而轉述之，誤為令，其信然與，不寧惟是，檀弓又載孔子之母卒，既得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此殆以王制有墓不為雨止之文，從而附會其說，故敢於誣聖如此，直斥為誣妄可也。

城平陽

[管見]平陽杜注，泰山有平陽縣，今山東濟南府新泰縣西北四里，平陽故城，是也，魯之城平陽，說者以為懼晉而備之，攷今新泰縣屬泰安府，距府一百五十里，在魯都之東，晉在魯西，魯不城其國西之地，而城其東，何以為備晉哉，竊計今新泰之為平陽，東與沂州府之沂水縣接壤，是為魯之鄆邑，沂水東則為莒州，即古莒，固也，鄆之在沂水，猶本莒邑，而為魯所有，蓋在春秋以前，及文公十二年，莒謀復有故鄆，將爭之，是年冬，魯使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凡以備莒之圖耶耳。文公卒宣公立其四年春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向在莒州南而魯取之是足以啟莒人爭耶之釁矣後成公九年冬十有一月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則鄆已復為莒有可知由後溯前莒之得鄆與魯之失鄆實當何時其即在茲宣公八年城平陽之時乎故此書城平陽正欲隱見其失鄆也失鄆何以不書禮記檀弓稱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太廟三日君不舉魯之鄆邑亡其君若臣殆未有遵用是禮者意特以為鄆本莒邑來魯之舊封耳故魯史因而諱之而春秋亦但書其城平陽者使人推度所由來之本於失鄆焉耳

楚師伐陳

管見師必有名楚之伐陳獨欲脅陳以使之服從耳豈有名哉而春秋書楚師者其意蓋以師字正陳侯靈公之罪

也是時宣公八年為周定王之六年周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道中聞陳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此視陳大夫洩冶之諫尤在先也其為公卿宣淫不既彰明較著矣乎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其一稱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非師之有名者也單子知陳侯之國必亡初不能以王師討罪致討而適值楚有伐陳之役突如其來則雖為恃強爭霸淩虐中國本非有名之師也而樂得因以非陳侯靈公之罪則即以為有名而稱楚師也可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管見此與前五年之公如齊。公至自齊。皆以霸主事齊侯而朝之也。但五年之如齊。不於春正月。故及夏而乃至自齊耳。此年以正月如齊。則其至自齊者。可不待踰時而及夏矣。又諸侯之朝霸主。魯於前僖公之事齊桓元之。皆以五年為期。則其中必間四年。今宣公以五年春朝齊。及今九年春正月而再朝齊。是聯前朝齊之年。合之今再朝齊之年。而數之為五年。而其中特間三年。必宣公有意以示勤也。而其事齊侯者。益加慎矣。彼齊侯惠公豈實為霸主哉。書之。亦足為魯羞也云爾。

夏仲孫蔑如京師

管見宣公即位及九年。縱以篡立不敢朝周。豈遂未嘗一使大夫聘於周乎。聘周為常事。經文例不悉書。至此年夏特書仲孫茷如京師。則何以故。趙氏鵬飛曰。茷之如京師。畏討也。春秋之大夫。無事不聘於周者。皆出其所私。安則

視周為弱而不恤患則倚周為援以自固也此說得其情矣宣之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晉侯不使公與盟而復止之至八年春公乃至自會將由衛侯荀使孫良夫來盟為公任其無咎故當晉侯止公衛侯徐為之請而得免耳究之公既歸魯晉侯何能遽釋然哉以故此年夏公使仲孫蔑如京師以聘王欲得王二為魯以辭於晉即使自令以往能因晉之會諸侯以同其盟庶幾有以盖黑壤之羞焉既然此年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猶之黑壤也而公並未與會而不得又何望他日之同盟哉且是月晉侯黑臀之會于扈者亦旋以卒而卒于扈然則公欲晉之釋怨而通好又將有望於晉之嗣君矣回憶先之欲倚王以善晉者特使仲孫蔑如京師曾何裨乎

齊侯伐萊

管見七年夏書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則齊侯亦無功而還可知至八年春公子遂如齊聘至黃乃復以齊侯之在黃也黃地偪近萊其為此九年夏之復伐萊者備之豫矣然萊地三面距海土田狹窄而多山險其人性剛強朴魯少文義誌皆詳及伐之豈能必得志哉春秋書此不單稱齊不統稱齊師亦不貶稱齊人而獨一日之為齊侯再日之為齊侯則欲著其自將伐萊而終為萊所傷以致死也觀明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其春之公如齊以聞其傷不可痊而往問之耳蓋齊侯之復伐萊其志甚銳將為身先士卒或墜馬或中流矢其患生不測必有不及防者矣然人或以經無明文疑之按前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其明年夏五月庚寅宋襄公茲父卒實卒於戰之傷股也左傳說之而經初不悉言此其例矣

秋取根牟

管見取為俘掠其人民畜產之類。不得遂指奪其地言。既牟。杜註。東夷國也。琅琊陽都縣東有牟鄉。今在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按今沂水縣即魯所前賂於莒之鄆邑。十年魯失鄆。而莒復有之。故其冬城平陽之近鄆者以備莒也。鄆屬沂水縣。根牟在沂水縣南。則亦莒之别邑而已。杜注以為東夷國。殊未審其稱琅琊陽都縣東有牟鄉。亦無可考。獨賴有指明其地者。以為今青州府沂水縣南。而後根牟得所在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在今莒州。向在莒州南七十里。沂水僅近莒州則根牟之在沂水縣南者。即與向為鄰邑矣。魯前未失沂水之鄆。則自鄆而取向。魯今既失沂水之鄆而城平陽。乃復自平陽而取根牟也。伐根牟而取之者。蓋憤其失鄆於莒而不能忘情。則自今九年秋。至於十有一年之夏。其書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皆以此怨也夫。

八月滕子卒

晉見滕子之書滕侯惟隱公在位十一年中凡兩見及桓公時其來朝則書滕子矣侯從五等之通稱子從五等之本爵其不同皆有為也辨詳前各本條下又凡他國諸侯之卒必書其名惟魯不會葬者不得書其謚則不書名益謚以諱名闕其謚則名無由諱故其卒不書名亦以為諱云爾觀隱公七年書滕侯卒不名八年書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名即因是月聯書辛亥宿男卒不名其例亦可推矣但自隱公七年書滕侯卒及魯宣公九年歷一百十有七年乃再書滕子卒雖因文公十二年秋滕子來朝而魯於其卒使人弔之亦常事耳春秋例不悉書此書者殆欲使本年冬十月宋人圍滕可惡是以知宋公鮑之不仁既不哀其與國之有喪亦即使明年夏六月宋師伐滕可惡是以知宋公鮑之不仁並不恤其嗣君之未免喪也夫豈猶是魯史之因赴而書者徒以為常例哉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

荀林父帥師伐陳

【發明】扈杜注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今在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何以會于扈爲伐陳也前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因陳之貳於楚故爾然但以使言則惟猶頤孫境而止其能以服陳哉以是當七年冬晉合諸侯以盟于黑壤公不得與盟而猶不敢不會陳侯則不至焉是時陳貳畏楚亦未能得楚之遂釋然也至八年冬十月楚師伐陳則是明爲辭罪致討逆直使之云矣左傳言楚子取成而還是非陳及楚平而服之耶夫陳與鄭爲南北之衝晉楚之所必爭也陳既爲楚所脅從晉亦何能晏然已乎可知此九年之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以師會也晉侯主兵其徵師於四國以會之者實欲大舉以伐陳耳然猶是前之晉趙盾衛孫免聊有事於侵陳也哉黑壤之盟正斯當宋衛鄭曹之君既會而其師亦畢集焉故即繼之曰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胡傳曰不曰諸侯之

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此解帥師伐陳與上會于扈說成一串，益足見先之期諸侯以會於扈者，非他也，為伐陳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管見〕猶是會于扈之九月也，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未及行而是月之辛酉，晉侯黑臀卒於扈，嗟乎，晉侯特在位七年，其祚短，又值隕身，一旦其死暴，何不幸也，晉楚之爭強未已，晉之不幸，不戰為楚之大幸哉。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管見〕胡傳云，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蓋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恐之會，討貳曰

諸侯而弗備，不往。二國繼以役赴，亦皆不會。此所謂與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書卒而魯之以私恩厚禮，恩親其舉已見殺削之。晉人止公，必由衛侯請之而得免。胡氏據左傳以為說，恐非其實也。說見前。或曰：衛侯為公請之，不為德乎？何以亦不會其葬也？曰：不然。衛侯先使孫良夫來盟，以為我任其興喪，是因衛侯畢公于黑壤，而晉乃得止之也。止公為之，得其誤於衛侯，而為晉所止者，乃其謀誤矣，豈猶以其卒之禮免而謂為德哉。

宋人圍滕

（僖元）入春秋以來，滕之世事不可考，其以名見者，惟僖公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而已。於時為宋襄公被執而從。此三年後，一從宋公伐鄭，也未有聞也。父之當文公十二年秋，書滕子來朝。及此宣公九年八月，書滕子卒。傳守指為昭公，亦有諡而無名也。滕今魯南鄒，亦在宋東北鄙。滕子以八月卒，既赴於魯，豈不亦赴於宋哉？而宋乃以冬

十月圍滕。其圍滕之故。或以滕子前嘗朝魯而絕不朝宋。宋固心銜之。而未得間以致討耳。凡環其城郭曰圍。必大舉而用衆。突如其來。蜂擁蟻集。內者不得出。外者必務入。惡殆欲效冀公之執滕子於齊。以逞其威怒矣。然有事於圍。而乘其表亦必以滕爲國小而困。若於常時攻其有備。未易克也。而卒之得書圍滕。不得書入滕。宋亦何嘗得志於滕耶。徒以稱兵凌弱。不恤民死。不恤於舉其身以爲不仁之歸而已。尚堪夷然位乎諸侯之上而稱宋公乎。春秋賤而人之。亦正使之無地可自容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晉君去年冬。楚師伐陳。取成而還。陳既服楚矣。今年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是晉之與楚爭陳也。乃以晉侯黑臀卒于扈而還。陳與鄭皆南北之衝。楚既服陳而晉莫能爭。於是復以此年冬

十月伐鄭將藉鄭而使之俱服即以分晉之勢而幾於過半焉爾按晉所會于扈之四國惟鄭之於宋衛曹為救陳鄭倚晉而晉侯適卒于扈內有大故何暇力為與國謀衛侯鄭卒晉甚謹亦與黑臀相繼卒宋則東有事於圍滕必無復有兩顧於晉之志也若曹之無能為又不足云矣楚以此時乘機大舉其伐鄭者必待服而後舍之鄭豈不望救於晉哉而晉則何能以庇鄭也從可知此書楚子伐鄭即隨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將著晉之不得已而以救為名其實則以鄭與楚耳何以見之觀上書楚子特舉其爵則是楚莊之自將以伐鄭也晉之郤缺其能與為敵哉鄭雖告急於晉而晉救之緩不逮事必以疑慮出於遷延將有楚子伐鄭之師既去而郤缺救鄭之師乃得至者夫非徒以救鄭為之名乎而左傳乃曰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此殆臆論而非其實夫春秋起隱公以來何嘗見鄭之敢與楚戰耶及讀宣公九年楚莊之過陵諸夏甚矣而鄭伯得

敗之於柳棼。挫其師。春秋之大義。安內而攘外。必從國人之喜。而君子良之憂也。而乃闕其事而不書。則事之非實有。無可疑者。

陳殺其大夫洩冶

管見　此條以左傳紀事。以胡傳立斷。大意具矣。左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胡傳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擅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繫於名而書其名者也。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管見此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由去年夏之伐萊而有所傷既歸未幾卒復至斯年爲春而所患乃加甚焉公聞其狀特欲親往慰問因復不憚連年如齊以示勤也若夫公至自齊似與前之凡三見者大概誌其在途寧適經時久近而已而此獨若寫有深幸之意以齊人歸我濟西田其取之者及十年而一旦仍爲魯有則皆得謂公之此行爲不虛也云爾

齊人歸我濟西田

管見齊人歸我濟西田張氏洽曰不言來者請而得之也揭出請字則歸字更覺有因當從之但請必請於齊侯公

維齊侯之壻。又貫能順事齊侯。而欲以前所賂齊之濟西田。使之反而歸我。其能以自請乎。公不能自請。則代之請者。其必因齊侯所寵任之齊卿。與觀此年四月。齊侯元卒。頃公立。及冬。齊侯使國佐來聘。又公之十五年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國高乃齊所謂天子之二守也。世為齊卿。其國佐。及高固在。患公。時時用事。高固以前公立之五年。娶子叔姬為魯之壻。公如齊而以請歸濟西田之私志商之。嘗無所嫌。國高方睦。即茲夏之逐崔氏。可徵矣。高固以公意白於國佐。而國佐為之請於齊侯。時齊侯寢疾將死。憂身重憂國。輕濟西田。本為魯田。取之已十年。而公之事齊侯順父。而並勤。有子壻之誼。又其女穆姜在魯。無惎則歸其田以永婚姻之好可矣。許之。故特書曰。齊人歸我濟西田。稱齊人者。以歸田非出齊侯本意。因齊之二卿請之。人以人。二卿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管見齊侯之卒由傷於伐萊也此前三年齊侯凡兩伐萊皆自將其志固有不滅萊而不已者然萊不遂滅而齊侯已旋卒矣是伐萊特以自伐伐萊而欲滅萊亦適以自滅己耳可勿戒哉

齊崔氏出奔衛

管見此稱崔氏而不名左傳即指定崔杼說趙氏鵬飛以為崔杼弑君在此後五十有一年以七十言之則今日之奔直未冠耳未冠遽能專齊乎古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則至崔杼之弑君蓋百歲矣其說傳亦久但此所稱崔氏非崔杼必崔夭也又溯於傳中求之僖公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傳稱師齊師者為國歸父崔夭國氏本公族起懿仲而及國歸父僖公三十三年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名始見為齊正卿今惠公時之國佐

明其嗣也。其同事惠公以公族為卿者，惟高氏起於高傒，故莊子傾子而及今之高固，其位任與國佐差相伯仲焉。耳若崔氏之自出，由丁公之季子食采於崔，遂以為氏，今亦不得謂非公族也。而崔夭位在大夫，豈國佐高固之倫哉。而乃適有寵於惠公，其寵之以何，以此前之三年中，齊侯凡兩伐萊，皆自將，志欲滅萊，乃以崔夭嘗會師城濮於晉有功。特命之為前驅，而崔夭亦踴躍從事。此足見為有寵矣。寵則必遷其秩，而其由卑功超擢者又多不以次焉。彼國高之畏其偪已，職此故也。遂至齊侯之伐萊未得志，適有所傷而還，踰三時不痊，竟卒。立子頃公，必屬國佐高固之二卿為輔，且將遺命伐萊，以卒成其志，即令仍以大夫崔夭領軍事，專所委任，有功當懋賞之，毋惜爵。是時國高之畏崔夭偪已者將茲甚，以故即因齊侯元之卒，以罪指夭，謂其先之伐萊，崔夭恃從戎行，踈於捍衛，此復何辭以自解乎。懼而出奔於衛，亦勢所必然矣。出奔於衛者崔夭，而經則但書崔氏，其故何也。以國佐高固約共專政

於齊逆以齊之公族惟國氏高氏稱天子之二守可與比前共容於國氏高氏而外又參以崔氏而成鼎足之三乎去崔氏則崔氏將微矣故春秋特書齊崔氏出奔衛欲以抉國佐高國之謀擅齊國有此隱情云爾

公如齊

管見公何以如齊左傳曰奔喪也何以不言奔喪何氏休曰尊內也猶不言朝聘公親奔齊喪非禮也而何以必如齊雖氏鵬飛曰春之公如齊受田而歸不勝其驕然也故元卒而公復如齊奔喪以報元之賜也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管見左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

殺之二子介楚據此則是靈公平國身為鳥獸之行以招弑矣二如其被禍亦所應爾然以大義言之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夏徵舒弑君之罪惡得不嚴春秋之斧鉞哉

六月宋師伐滕

管見去年冬十月書宋人圍滕雖圍之而未聞其能入亦足見滕之國小而固矣及此年夏六月又書宋師伐滕不復用圍而特令伐之則然滕之出而與戰也然滕特堅守不出與前之被圍同宋亦無從得與戰矣其悻悻於連歲稱兵誠何為者前圍滕稱宋人示當貶也圍滕當貶伐滕豈役不當貶乎此伐滕稱宋師明用衆也伐滕用衆圍滕豈得不用衆乎經文蓋互相足耳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管見自春秋以來魯之會葬他國諸侯但稱葬某公而已從未見於所使會葬之臣揭書其名氏者及此宣公十年乃特書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則何以故其意不徒以會葬齊侯非可使與人任也正欲指目如齊會葬之公孫歸父其用事為自今以始耳蓋歸父為公子遂之子遂卒於弑公以歸父世其卿將寵任之乃初使之如齊以葬齊惠公也自是以後其為伐邾取繹再如齊及會齊伐莒與夫會齊侯于穀會楚子于宋又如晉歸自晉九年中公孫歸父不絕書直與公子遂之前得志於僖公相埒皆非宣公之黨季孫行父嫉其偪已而逐東門氏則魯之彊族豈獨為三桓之鼎峙已哉故春秋於此宣之十年書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所以著其始亦即於後宣之十八年書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所以要其終也若齊之葬惠公以三月其為非禮固已凡諸侯五月而葬其有失之速者殆由不能三年之喪輒忘哀而從退減故至此禮記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君喪除又云士大夫

既卒哭麻不入則臣喪亦除陳氏游以為記禍亂孔迫禮所由廢然周室既衰諸侯放恣豈不有國無故而亦於既葬除喪者乎又豈不有以既葬除喪而並不能待之五月以後者乎從可知速葬之不如禮比比而是葬齊惠公其一也春秋欲記公孫歸父之如齊會葬而其葬惠公之速亦因之並見耳若以此條直作譏齊說則未免失其正旨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管見 明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傳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以力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鄭之謀其國者總不外此可知去年冬十月楚子伐鄭當不過取成而還是與其來者也於時晉郤缺帥師救鄭亦名而已矣豈嘗遇楚師哉晉不能救鄭於楚子伐鄭之時必反於楚子取成而還之後咎鄭之與楚也以故去年冬十月既書晉郤缺帥師救鄭此年夏六月又書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此正子良所直斥為無信為與家氏[illegible]

翁曰悼莊曰以獵威北面而爭諸侯晉人畏縮不敢犯荆楚之鋒惟伺其既去乃釋憾於小國是說足申晉與宋衛曹並限以人之譏晉之霸業益衰其宋衛曹之從伐亦亦非必果能用命其如鄭何哉亦不過取成而還焉爾鄭猶是與其來者則已故

及此年冬楚子復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管見 王季子與後十五年稱王札子為類繫之王則王族之近者不必以季字疑為王之母弟季與札皆舉其名耳子爵稱如隱桓時之聘使曰凡伯曰渠伯並以伯為爵子即居其伯之次者何以來聘由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以畏晉故畏晉何以如京師欲得王之為魯以解於晉俾黑壤之不得與盟而止之者有以釋怨而通好也而是年晉侯黑臀卒于扈立嗣君景公孺子未得有以報魯竊意此十年春晉之嗣君當改元或稱王王以魯之情語晉侯景

公景公無難辭是乃有以報魯也即可知去年夏晉仲孫蔑如京師此年秋書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其來聘之非無故因貴使其如京師者得所願矣後於十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未必不由於此但王必稱天所以建萬國親諸侯者豈惟作和事老人哉且其所使來聘之臣氏繫諸王爵班於子亦不可屈之以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也周禮秋官之屬有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是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者矣而其秩則爲下士凡王朝之上士中士例稱名況下士乎今天王所使來聘者以王之親從子之貴則其季之名當敬避之矣而乃降厝下士掌交之任以和諸侯則即得以下士目之而於氏爵中必舉其名曰王季子哉何不以使臣之上替並損天王之成重哉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管見宣公元年秋邾子來朝以公子遂之殺子赤而立宣公或疑邾之不附必謀伐邾故來朝以紓患耳至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還及垂而卒邾將幸其莫予毒也所以事魯者浸不如前可知此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此其端與繹杜注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今嶧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兹縣治徙山北也嶧與繹通取為俘掠其人民畜產之類非能奪其地也歸父為公子遂之子公以此年夏使之如齊葬齊惠公名始見及秋而遂加寵任命以帥師伐邾而歸父之踴躍用兵亦得取繹而還則當其欲至策勲其炫赫魯廷者不又將儼然公子遂之復生也哉彼季孫行父之徒必由是側目

大水

管見秋大水則穀之秋登者一空如洗此不免於饑可知

季孫行父如齊

【管見】季孫行父如齊。不言事。其緊承大水之下。則將以告糴於齊也。昔莊公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此事蓋魯人所稱道。亦表者季孫行父之為人。與臧孫辰大相類。觀文公以末年二月。薨于臺下。宣公立。莒太子僕弒其君庶其。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逐之。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敎行父以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然則行父之事君。每事皆以臧孫辰為之師也。及此年之秋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其為慕效臧孫辰告糴于齊之前事。必可知矣。而春秋則但書如齊。不言告糴。其意云何。亦欲譏季孫行父。徒以告糴濫虛名。而其不能得之於齊者。魯亦卒苦於饑焉爾。

冬公孫歸父如齊

管見公孫歸父既伐邾取繹又謀伐莒為莒強於邾必將以齊師濟之故此年冬公孫歸父如齊非有他也如齊請師爲爾觀明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此本魯主兵公孫歸父以魯師待齊師之來而合之曰會後之得會必由先之往請則知此書公孫歸父如齊不明言請師與上當季孫行父如齊不明言告糴其含蓄不盡處仍可就經之前後文參互求之至左傳云季文子初聘於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初聘謂聘齊侯之初即位其說猶可通若謂魯伐邾為使小恐不免為齊所討故往謝焉邾本魯之附庸於齊無涉何故畏齊而謝之哉此其不足奉為定論決矣

齊侯使國佐來聘

管見齊國佐來聘春秋必特書所使而目以齊侯者欲著其十年兩君先之以三月塟齊惠公其意即汲汲於除喪

即吉以代其位也齊既逐崔氏則國高無與為三又國佐班在高國之右則權幾於獨尊矣而齊侯此年冬特聘魯不使他臣而使國佐所畀致者公也公之兩如齊皆以忠公故春問其疾夏奔其喪則嗣君特使重臣拜公之勤以聘致命亦禮所宜然而猶有兼及者魯之有公孫歸父亦如齊之有國佐也歸父以夏六月如齊葬惠公在齊侯與野之使國佐來聘既致命於公豈得不有所以問公孫歸父哉且歸父之冬復如齊為明年之會齊人伐莒而先請師於齊也明年得會之伐莒則此年之必得所請於齊可知其國佐之來聘亦即因以問師期於公孫歸父並可知矣

饑

管見 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齊許之故書告糴而不書饑此宣公十年季孫行父如齊亦告糴也齊辭之

故不書告糴而書饑耳

楚子伐鄭

管見去年冬楚子伐鄭晉郤缺師師救鄭以畏楚而緩不速事楚敗成而還郤缺雖惡鄭之背晉與楚而亦不敢遽伐鄭故於今年夏晉合宋衛曹之師以伐鄭鄭復與晉晉亦取成而還由是楚子又惡鄭之背楚與晉也乃以其冬自將伐鄭鄭復與楚使楚仍得取成而還凡皆用子良與其來者之說焉爾鄭之無信若此春秋不屑悉書則但書晉楚之伐鄭者來去相踵而鄭之乍晉乍楚習於翻覆其情亦畢見矣至左傳記此楚子伐鄭謂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戍鄭按士會之名初不見於經此說蓋傳之因郤缺師師救鄭概稱敗楚師于柳棼者尤爲無據試思爾時楚之伐鄭楚子在軍士會非其敵而以爲能逐楚師於潁北何以信之且晉霸益衰其所有之諸侯獨宋

衛曹而已。先之從晉伐鄭亦屬兌強應命。更安肯分師以戍鄭哉。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管見 辰陵。杜云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陵亭。故長平城在州西北六十里。按此盟於陳地。其陳侯必靈公。公之太子午也。攷史記陳世家。乃云夏徵舒射殺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殆未必然。春秋於去年夏書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及此年冬十月。乃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豈得先於夏之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即正指其自立之夏徵舒為陳侯哉。竊意靈公之被弒。由與公孫寧儀行父淫於徵舒之母。又以徵舒為戲言。故徵舒伏兵於廄門射殺

之在國人益懟懟寘公以為自作死孽而於夏徵舒轉多怨辭初無有執議當誅討者於時太子午亦未嘗奔晉徵舒乃因國人奉而立之浸及踰年改元而稱陳侯矣惟是公孫寧儀行父已在楚瞯伺與楚子謀使之殺夏徵舒遂滅陳以為楚縣而二子即自請為縣公以慎守此土也因進圖陳之策謂滅陳必得入陳乃可惟所欲為耳但卒然臨之以武陳不敢出與楚戰勢將守陴效死以老我師楚雖環而攻之其能入乎將欲以兵取必先以好結陳侯之立由夏徵舒不得已而以父之讐置諸左右主輔相猜忌生不測陳侯其亦孤危矣若使楚能就陳地以盟陳侯假之憑仗使得定其位而無恐詎非陳侯之所樂從哉然或以陳不乞盟而楚怒就盟亦將疑楚之用詐猶足狡焉思啟封疆者之所為也惟將盟陳侯而復引鄭伯以與盟楚先服陳而近又服鄭因合之以盟修好亦與桓文初霸必盟於葵邱踐土之意同並屬衣裳之會而已復何從料其必有戎心而隨以車甲乎凡皆公孫寧儀行父之

為楚謀其謀能有如此楚子從之以是

而此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管見〕家氏鉉翁曰前伐邾取繹此會齊伐莒皆歸父為國生患求多於小國書之所以譏也汪氏克寬曰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此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權於魯也至望之逐得非肇端於此與按二說皆咎魯之公孫歸父而不及齊最得解以伐莒非齊之志也但齊不伐莒而公孫歸父之得會齊師者以去年冬公孫歸父如齊即為今年夏之欲伐莒而請師也前請之而今得會之諾不棄信至不後期於齊復何譏焉而春秋亦貶而人之者其意蓋由去年秋魯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在公孫歸父之先將欲告糴於齊以濟饑也而魯卒不免於饑則以齊之辭糴使然矣大以秋之季孫行父如齊來告糴也而[illegible]則辭之至於冬之

公孫歸父如齊光請師也而齊則許之是齊之於魯不切於通渠以救災獨忍於縱兵以助虐也役速墓思公之齊侯與其急逆崔氏之國佐惡得謂之君惡得謂之卿乎惟通斥為人焉已矣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管見〕欑函杜注狄地家氏鉉翁曰楚盟陳鄭晉不能懈和諸侯而會狄此事而觀晉之卑甚矣汪氏克寬曰晉景就狄地為會與僖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義同按狄有白狄赤狄之分此統稱為狄則白狄赤狄兼之矣前宣公八年夏晉晉師白狄伐秦是晉當成公黑臀時白狄嘗為晉用獨赤狄不與耳九年晉侯黑臀以謀伐陳卒于扈陳與楚楚即以其冬伐鄭晉郤缺救之不及鄭亦與楚十年夏晉以宋衛曹之師伐鄭鄭復與晉而其冬楚子伐鄭鄭又從與楚故及此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是時楚益強晉之不競益甚知晉楚相持猶以武力其諸侯與

晉者。惟宋。衛。背。皆。不。足。賴。乃思狄以赤狄為尤桀。尤能引以為助。白狄猶可借之伐秦。赤。狄。與。白。狄。合。豈。不。可。用。之。以。伐。楚。哉。於是晉臣如郤缺者。以狄為負險任氣。之。必。不至。若得晉侯身臨狄境以會之。於。接。遇。間。假。之。言。色。必。當。率。其。黨。以附屬。於。晉。惟。所用之。晉侯以為然。遂。與為會。故春秋於此年夏。既書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其秋。即書晉侯會狄于欑函。所以。著。晉。楚。衰。盛。之。勢。其。相。形。有。如。此。所。會。以。赤。狄。為。主。如。後。所。稱。潞。氏。之。潞。子。嬰。兒。與。其。甲。氏。及。留。吁。者。是。已。禮。以。會。為。諸。侯。相。見。之。名。前。之。晉師白狄伐秦。不言晉師及白狄。而聯敘之。是。儼。然。以。白。狄。間。於。諸。侯。矣。及此晉侯之會狄于欑函。其於赤狄白狄之并為一狄者。並不憚輕身越疆而就見之。是。又。儼。然。以。狄。為。大。國。之。諸。侯。而。晉。自。比。於。小。諸。侯。矣。其行事不已傎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管見此稱楚人者以其殺陳夏徵舒其名為討賊其實則欲滅陳故加之貶絕也

丁亥楚子入陳

管見上稱楚人以貶絕之此復稱楚子以指目之欲見所稱楚人即是楚子非他人也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其殺之以何日乎即當冬十月之丁亥耳殺夏徵舒以日之丁亥其丁亥之日亦正為楚子入陳之日因未嘗有異日也但徵舒在陳必楚子既入而後得殺之而經文乃用倒敘者何哉據左傳云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之祖名少西字子夏陳因有夏氏夏徵舒以去年夏五月弒其君平國太子午由之以立危不自安今及踰年改元稱陳侯而楚子以其夏至陳盟陳侯可殺[illegible]霸伯與焉將以定其位也未幾而冬十月楚子以師伐[illegible]言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在陳人聞之猶以衣陵[illegible]甚為信獨謂楚子之霸業將成欲伸大義以為陳侯討

號焉耳。因是皆不爲動。以聽楚子之入陳焉。然則楚子惟以殺夏徵舒爲名。能使陳之有國不攻而自破。而乃得其入陳者如入無人之境。亦遂可以滅其國而縣之也。春秋欲著其詭謀。故先書殺夏徵舒。而後書入陳。且其叙其入直可以丁亥一日爲上下文作牽合。雖書事不無先後。而中間究無遲速之可分。則倒叙亦猶之順叙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管見 楚子入陳。因縣陳。凡楚之以大夫守其縣者。稱縣公。令楚子滅陳而縣之。必有守者。其先公孫寧儀行父已在楚。遂於楚子進縣陳之謀。即自請縣陳之日。誓爲楚臣以比於縣公而愼守之。從可知楚子之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若固已縣陳。而二子之謀皆效。乃如其前所請而投爲大夫。大夫使之從楚縣公。以守陳耳。然其後陳卒未滅而陳侯午亦在位三十年。則申叔時之有以說楚子也。左傳謂楚子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不賀楚子使讓之。對

曰夏徵舒弒其君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義討而以貪歸何以召諸侯乎其言中楚于國縣未成之志乃叛之而復封陳陳侯猶不暇當見之時楚子必以所納之公孫寧儀行父命復為陳大夫時猶致其國陳侯如寄雖仍南面稱孤又何從自別於楚之以大夫為讎公者乎是而知辰陵之盟楚子用詐但期有以挾陳侯不忠無以對鄭伯矣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嘗怪此書葬陳靈公。葬改葬也。前夏徵舒弒其君陳侯平國陳卿公孫寧儀行父奔楚徵舒因陳人奉太子午立之則所以葬靈公者並由徵舒嗣君莫能主其事闕於禮必可知矣。靈公以宣之十年夏被弒至十一年冬十月楚子

殺夏徵舒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其在二子之心必有哀於靈公而改葬之者故於此十二年春書曰葬陳靈公葢深醜陳之公卿宣淫生相逐死猶相戀其無所用恥有如此

楚子圍鄭

〔管見〕左傳云楚子圍鄭經三月而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是入鄭矣入不言圍而經文但書圍鄭則傳非其實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管見〕邲杜注鄭地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按是年春楚子圍鄭至夏六月而聞晉師救鄭及鮮闕兆師

次於邲以伐之其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左傳記此戰為甚詳其敗績之由如所稱先縠之以剛愎違命與夫魏錡趙旃之以怨怒召敵者乃其大端彼荀林父實非闒茸而無以節制之咎將誰歸耶而究之亦不盡因乎此蓋晉與楚之爭鄭初未有以戰鬬者今以此宣之十二年夏六月乃及楚子戰于邲則是荀林父之志乎此戰而及之矣其志乎此戰將何所恃恃其能用狄也雖經不明言據前後文求之亦可想見去年秋晉侯會狄於欑函以成公時晉以白狄伐秦得其用亦狄尤強於白狄乃於此赤狄白狄之合為一狄者請於景公以晉之定狄地之欑函為會所其會狄之意亦請有時用以伐楚勢當無敵屬在今諸侯之與晉者雖有宋衛曹之師可用稱助而一皆無傾於約結矣是必出之荀林父之謀而晉侯如其請也然狄人輕而不整輕則務進不整則速奔晉之軍法最嚴主將有失廉不加誅見於春秋者此上僖公二十八年有城濮之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此下成公

十六年有鄢陵之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而況於卒徒哉是足知楚師之銳非狄所敢當矣且晉師之用狄人必使之為前驅一知不利則潰而反走在晉師之處狄後者隨風披靡其會本如林其亂頓如麻幾何不以大奔而稱敗績也耶晉敗績而楚子得志方謀北方為不足圖鄭役胡能為乎即命舍之猶是取成而遂已矣當是之時所堪嗟者惟念晉伯文襄以來霸業至今已衰而復重為楚所挫衄因是失鄭而貽笑於齊秦亦並無面目以對宋衛曹也晉侯將何以為國哉而其所由及此則惟誤於荀林父之用狄故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荀林父詎不思先有以自裁與以是而晉侯惟怨狄為甚而於怨赤狄則尤甚既踰二年為宣之十五年夏六月癸亥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春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皆以此年戰于邲之敗績并白狄之罪以歸之而加討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管見趙氏鵬飛曰蕭宋之附庸也汪氏克寬曰楚莊滅蕭所以逼宋也按二說並對明年夏之楚子伐宋立解較左傳為得正旨又按古蕭國即今江南徐州之蕭縣是已在宋之東南鄙楚將伐宋而先謀滅蕭似欲求於僻遠而抑知不然前宣之八年夏楚子滅舒蓼舒蓼為今舒城縣屬廬州府楚子有其地圖將駐師舒城而踰之以逼蕭縣矣蕭縣之與舒城相距其間為今驛路所經計程不及九百里豈得謂僻遠哉楚子既滅蕭亦必謀而有之與前之滅舒蓼同則明年之伐宋其偏師或謀由蕭以入亦一路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管見清丘杜註衛地在濮陽縣東南唐置清丘縣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長樂里按此年之同盟於清丘晉侯孺一志也前晉侯黑臀以宣之九年伐陳其諸侯會於扈者五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時晉侯黑臀卒于扈其冬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之不及鄭從楚十年夏六月晉侯孺伐鄭以惟以宋衛曹會師而已其所書晉人宋人衛人曹人皆一君也師至鄭復興晉惟楚子爭鄭不已是年冬楚子又以鄭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其盟用詐欲滅陳保亦幾滅故伐鄭之時鄭從楚入陳之後鄭仍背楚也六是十三年春楚子圍鄭晉欲伐楚以救鄭使荀林父帥師林父前說晉侯會狄于欑函將用之以敵楚因是而林父之帥師惟以晉師為主而使狄從之意若不屑宋衛曹之會師者誠無何戰於郔而晉師敗績鄭無所賴於晉勢必一於服楚矣欲宋公衛侯曹伯者前當與鄭伯會於扈其強背不知鄭且[illegible]同[illegible]共晉而不從鄭伯以[illegible]楚[illegible]且晉侯不忘鄭之敗績[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荀林父之用

荆人遂合其與國宋衛曹之師而不用也獨任非我族類則諸夏之親暱將離苟非急事刑牲歃血以要之晉其殆於楚危矣此所由不得已而必盟於清丘也與其盟曰同盟者益以諸侯之於宋公衛侯曹伯懼其自是不同與晉而背貳於楚乃為是盟以同之使之外楚而並不事於鄭伯云爾豈本為同欲而謂之同哉本不同欲而特以同中盟之意求晉侯之務同盟於清丘初非能取信於宋公衛侯曹伯而宋公衛侯曹伯之卒同盟於清丘並非實能服誠於晉侯也其同盟亦奚以為故春秋皆書人以示譏焉人爾微稱人晉侯見譏其前既不免邲之敗於楚將不可役祇亦人宋公衛侯曹伯是又譏其令雖未為鄭之服於楚兆無以自立也然則今觀晉宋衛曹之稱公侯伯者不已令一楚之稱子若視之若無有哉至左傳所載直指大夫之私盟言以晉人為原穀宋人為華椒衛人為孔達惟曹人不見名氏殆未必然凡大夫之有私盟不由諸侯會盟而大夫從君以出乃無故越疆以相約結指一地為盟

所，而順號曰同盟。與

諸侯等有是事乎。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管見：宋之稱師者，其大，衆也。宋師何故伐陳。陳已服屬於楚。與宋，之有，蕭，以為，附庸，同此年冬十有二月。楚子滅蕭，是。逼，宋矣。宋，憤之而旋以師伐陳，欲以報，滅蕭之役耳，然楚子以去年冬入陳遂滅陳而縣之，雖以申叔時之言陳侯得不廢，亦特比於楚之縣公而已。宋師何以伐為，惟楚子封陳侯。而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以監其國。二子先亡在楚，陳靈公之被弑，與夫夏徵舒之見殺，皆由之，則宋師伐陳，必。以討，公孫寧儀行父為之名，也。當是之時，晉之宋衛及曹方同盟於清丘，期相恤而毋相扭也。既盟而有事於伐陳，衛復救之，救陳。必將敵宋。何以絕不顧是月之同盟哉。據左傳云，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蓋謂衛成公與宋共

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之此雖孔達之婦辭而其隱情亦畢露矣蓋衛陳之君皆新立孔達之爲衛卿自成公以來公孫寧儀行父之爲陳卿自共公以來前時必相與私交有約誓固同志於拯患難趨危急雖至死而不避也是足知衛之救陳非將以救陳侯亦欲救楚子所納之公孫寧儀行父焉爾宋以師伐衛豈不以師救惟孔達此舉必恃其主兵而敢於擅命雖衛侯外陳而不許其請亦將自行雖衛侯畏晉而怵以盟之不可背亦皆佯然不顧矣觀於十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其即以是坐之罪也夫至於衛亦師師而但稱衛人者豈擅乎孔達無足云人以人衛佚耳臣專則君替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管見十有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魯之志也。至此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不會魯師則齊之志矣齊何以志乎此是時晉楚爭雄齊獨不與惟是從事於鮮隨在夷之國狡焉思啟其封疆已耳其先為齊侯元嘗以三年中一再伐萊至於死而後已亦國之大戒也。乃其子齊侯無野繼立既徇公孫歸父之請師助魯伐莒而今又獨以齊師伐之亦不出三年中前後一轍故春秋於齊侯無野凡兩書伐莒正與其先齊侯元之兩書伐萊同皆識其逞私志以成此妄舉但云伐之而止其功絕無可僥倖者起兵動衆病國病鄰胡為哉。

夏楚子伐宋

管見楚之書爵慨晉之衰也諸夏之能敵楚者。惟晉耳當是之時晉稱侯而不競楚稱子而益橫可以觀世變矣其伐宋之意卓氏爾康曰陳鄭宋皆在河南天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處其東陳則介在鄭宋之閒得鄭則可以致西

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得陳則可以致鄭宋陳鄭既皆歸楚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為楚有矣此說於楚莊之圖北方其全勢為已具他若孫氏復曰楚子伐宋以其伐陳也則特指為伐宋之黨可矣楚子豈徒欲庇陳哉

秋螽

【管見】自隱公至此書螽者四桓公五年書秋螽夷一時也與此年同及僖公十五年書秋八月螽不書一時則與秋書秋螽者有差矣若文公八年書冬十月螽是謂其既夷秋之一時而又踰時而不除也以視此及桓公時之書秋螽其災殆有甚焉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管見】季氏本曰自戰邲至此已一年有半何為始討其罪乎此疑亦所應有但其稱先縠好剛任直多為同列所排

適當楚又伐宋則歸咎前敗以中先縠是仍未得殺先縠之所由來耳攷史記晉世家云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於河上恐誅乃奔狄與狄謀伐晉晉覺乃族縠然後此案得懲之以定也蓋先縠奔狄既越半年踰年又將殺終乃得於是冬拘至定議殺之其在先時豈嘗置而不問哉春秋以正王法特書曰晉殺其大夫先縠亦謂晉由邲之一戰霸業掃地盡矣其帥師之大夫有先縠者剛愎敗軍道亡叛主雖未免稽誅而終不至廢刑則其國尚可為也云爾至若先縠既奔狄而復與狄謀伐晉以至殺身不已並滅其族春秋則畧之蓋先縠前有本罪後又有加罪而罪皆當論死則但并而為一罪有加而法無可加也以為死有餘辜則已甚而罪人以族在先王之憲典未嘗有之聖人安肯以示後世哉按晉之用法尤將滅大夫之族則或此殺大夫必有所不得有若邲之敗荀林父將中軍先縠為佐先縠既逆而卒得而殺之殺先縠以前絕不聞晉之殺其大夫荀林父則於林父之早自殺從可知矣而左傳乃

曰晉師歸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伯諫乃止使復其位。今觀其諫辭先稱城濮之戰晉文公聞楚殺得臣而喜其憂乃喜遂謂晉再勝而楚再敗晉不當殺林父以成楚之再勝也其能既屬詞。由此心至其卒稱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其辭尤覺懇妥無上。惡可信哉。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按宣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宋師伐陳而衛人救陳非衛侯之意也。由其大夫孔達私交於陳之公孫寧儀行父故擅[illegible]師。以救之耳將正其罪烏能以不殺乎。然救陳之役[illegible]一年而大夫孔達專衛侯兵敗阨也。據左傳所載殆[illegible]年冬乃稱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illegible]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

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及此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夫孔達為大夫而死於縊豈嘗有以殺之哉而春秋則必正之曰殺所以彰先王之明罰敕法而誅權臣之侵偪主君也大夫孔達之縊緣於晉之來討而自殺又豈衛能使之自殺哉而春秋則必刑之曰衛殺亦所以嚴先王之制擅殺封國而黜強侯之僭制鄰邦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管見　自文公九年秋曹伯襄卒子壽立及茲宣公十四年夏曹伯壽卒凡在位二十三年其諸侯同時有文十三年夏陳侯朔卒不書葬十四年夏齊侯潘卒亦不書葬秋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不書葬十六年冬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夏齊人弒其君商人皆不書卒葬宣二年秋趙盾弒其君夷皋不書卒葬九年秋晉侯黑臀卒於扈冬衛

侯鄭卒當不記塟至十年夏齊侯元卒乃並書塟然卒以四月塟以六月纔三閏月書之適以識其速也又是年夏五月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不書卒後然得書塟則以其被弑於十年夏五月及十二年春而始得成塟已愆二十有二月書之特以識其緩也雖及茲十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將卒秋九月塟曹文公既得卒塟並書而其自卒至塟纔有合於五月而塟之禮此實曹伯同時之諸侯所未嘗有者可不謂幸哉

晉侯伐鄭

晉見左傳云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按中行桓子即荀林父是也邲之戰晉師敗績去年冬之殺先穀者亦以此為之罪耳因其奔翟而復與狄謀伐晉並族之是晉雖不競而猶能用法若使荀林父不早自致豈晉侯所能恐而貸之哉

然則於此年伐鄭之役仍指為中行桓子之謀亦已証矣且其謀為宛爲而還獨事治兵而示鄭人以整使鄭伯自謀而來服晉此何以稱伐鄭耶以寬於鄭為伐鄭而鄭伯之懼而自謀方以子張易前質楚之子良又自如楚以謀晉則晉侯之伐鄭特驅之使服於楚而已役何從得其服於晉乎惟據經書晉侯伐鄭求之晉侯自將則欲權歸於一使群帥惟所指揮不至如邲之不用命耳其伐鄭以邲之敗不務尋讐於方張之楚而第求釋憾於屢疲之鄭其志必欲整軍大舉觀釁行間要使鄭伯懼亡為之肉袒牽羊以逆而後已也然春秋但書伐鄭則其事未竟所謂伐者以為聲其罪則有之以為卒能致討則未也雷霆而來至敬而返雖不至如前此荀林父之救鄭及楚而戰戰而敗績而晉侯當此亦役靡然於智盡能索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管見楚子以去年冬伐宋宋人閉城固拒楚不得戰遂乃以此年秋九月興師特主於圍宋以重圍之作持久計非沒然出此也觀其至明年夏傳記華元言宋之窮既及易子析骸而楚子猶用申叔時之謀築室反耕者示無去志則知此圍宋之初固不至於服宋而不解也趙氏鵬飛曰楚將横行列國許蔡已從陳鄭已服則次及於宋宋為列國之門戶得宋則齊魯以之此楚所以必於服宋也是說得楚子圍宋之本志矣至本傳稱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而宋殺之此楚子使之舍身任強以造釁於宋焉耳其投袂而起以圍宋者豈直為其殺申舟也哉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管見卓氏爾康曰魯西南與宋為界楚人圍宋則魯有剥牀以膚之應矣是時行父當國欲使歸父會楚謀其不免

但魯崇服於齊，恐未得楚底。先受齊患，故遣歸父會齊侯於穀，一以覘齊國楚之志，一以盡已事齊之禮耳。按此說極中當時情事。但穀在齊之西南鄙，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之故穀城是已。距齊都為遠，齊侯何因至於穀，而使公孫歸父得會之哉。殆亦以秋九月楚子圍宋，既踰時為冬，而未聞其下令解去圍，是懼有疆事，乃親涖於穀，以為先備與。看眼穀字，知齊侯之非適然至此，則趙氏所稱公孫歸父之會齊，一以覘齊國楚之志者，皆有着矣。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管見】左傳記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乃使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許氏翰曰，

楚圍宋之威振及魯矣趙氏鵬飛曰宋與魯為隣宋去則楚兵至魯矣魯見宋之困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與楚爲所以遂楚子之意而弭其兵也王氏樵曰楚子圍宋威未至魯而魯震先宋之未平而求媚焉何其益卑乎孟獻子號賢大夫而謀國若此亦可鄙也已。按數說皆足發明經旨。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管見楚自去年秋九月圍宋至今年夏五月始與宋平既閱三時宋之憊極矣楚之憊不亦甚乎從可知春秋於此夏五月書宋人及楚人平其稱及之義特謂以困於圍之宋公及楚子之師老食將盡不得已而欲平乃獲與之平焉耳夫楚當圍宋之初必取此然後歸宋安敢望平也又之至於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而聽命於楚以平亦但乞免於城下之盟以救恥焉宋公將何以自立而得冠諸侯哉至論楚之圍宋不解仍欲取此然後歸宋又安敢望其與

平也卒之楚亦但有七日之粮強復築室反耕者以示不去從宋懼而受平於楚而宋必期去我三十里乃能聽命要亦不得不忍而退舍以挫勢焉楚子從何以自雄而欲覇諸侯哉故其並從兆例曰宋人楚人特以人宋公人楚子也說者乃謂宋人爲指華元楚人爲指子反殊不確攷二臣當時在平之行跡具詳傳中如公羊稱子反乘堙以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與之語子反從楚子圍宋已久奈何有堙可乘而不因之以克宋城耶又左氏稱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以病告華元從宋公拒楚子之圍宋亦已久奈何不遂殺子反於牀而因之懼楚以及楚師耶若據此以核其罪華元子反皆不忠於其人乃國賊也並不可以爲人臭惡乎以人貶之且春秋貶例於侵伐圍入諸軍事雖使卿將祇無但斥其臣而不及主國之君者況此圍宋之役實爲楚子拒楚子圍宋之役實爲宋公也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管見潞氏。杜注。赤狄之別種。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即其地也。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按赤狄潞氏。以有爵稱潞子。嬰。即。赤。狄。之。長。不必指為別種。凡國之興師。使卿將。必稱帥師。此但稱師者。著。晉。侯。之。自。將。耳。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其故維何。當宣之十一年。晉侯聽荀林父之謀。會狄于欑函。以狄有白狄赤狄。而赤狄較強。晉嘗以白狄伐秦。因使晉侯並合赤狄而會之。將以備伐楚也。明年為宣十二年。晉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盖由荀林父以狄為前驅。而狄先奔。晉師隨之。故敗績也。經特歸罪荀林父而已。於他。將。皆。從。衆。何。有。於。狄。哉。而晉侯之務明軍法。則未嘗有所貸矣。師還之日。荀林父將中軍。既早自殺其佐先縠。以剛愎進命。因致喪師。罪當誅。乃逃於狄。盖

猶得赤狄之强以自庇耳既踰年為宣十三年其秋乃得執先穀殺之晉侯以郊之敗繢由於狄赤狄猶可分誘於白狄也至其匿遁臣先穀使僨軍之將猶誅而軍法不正赤狄復何所諉咎與故既殺先穀以後更越一年而及茲宣十五年晉侯必欲盡滅赤狄而後已焉但赤狄不惟潞氏而潞氏其首稱者必先滅之將滅潞氏其潞子嬰兒為潞氏之長亦即為赤狄之長是又必得執之然後潞氏乃卒滅而赤狄亦可期於盡滅也以是而晉侯整軍大衆觀莅行間遂得於此年夏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聊視此前四年之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南推於楚者猶獲北伸於狄亦復差强人意也夫

秦人伐晉

〔管見〕高氏閌曰自宣公二年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此復來伐者乘晉兵累狄土而闕其虛也故徑而入

之按此秦人伐晉與晉侯之用師於狄同月其為秦晉之廢亦甚矣倘不料晉之遂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也晉師既滅潞氏執潞子適聞秦之伐晉則晉侯必命以潞子歸而亦自以其師歸矣晉侯負其滅潞氏執潞子之威并以歸秦將謂其克赤狄之速而大獲若此而伐晉之師亦退故經文但書伐晉而止欲以著其無功云爾而尤不惟此也赤狄首潞氏其他若甲氏及留吁非黨於潞子嬰兒者我晉師既以此年夏滅潞氏而其黨為甲氏及留吁未得與潞氏俱滅猶有待於明年春之并舉則亦以此秦人伐晉故然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發見王札子為王族之近者故繫之王札其名子其爵也說見前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其殺召伯毛伯之故據左傳云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注謂王孫蘇與召伯毛伯三人皆王卿士王子

徒即王札子按此傳為得賞周之卿士為六卿之都官執政位最尊隱公三年傳云鄭莊公繼武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是卿士之執政惟一而已至隱八年傳云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而其九年傳又云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注謂其時周人雖升虢公政鄭莊公猶為左卿士稱左則有右惟以右為尊耳至此則卿士執政復以分左右而有二矣前有鄭虢後有召伯毛伯未嘗或與也何以及今宣公十五年為周定王之十二年乃復於召伯毛伯兩卿士之外損參以王孫蘇而為三乎殆以召伯毛伯之執政並以尊濟其貪乃恃增一卿士以為之糾核焉爾覲於文公九年周頃王初立其春有毛伯來求金請求文公前賂襄王所來歸之金也初文公元年有傳公之喪以金賂襄王由是王使叔服來會塟既塟王又使毛伯來錫公命後文公五年有傳公毋成風之喪再以金賂襄王由是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將塟王又使召伯來會塟其寵榮有加以賂重故府藏不給乃有至

襄王既崩而仍未葬歸賵此毛伯所以來求金與索賂由毛伯則先之納賂亦必由之彼其生平之贖貨無厭尚何待言哉至於名伯即昔之襄王所使會成風之塟者傳於彼指為名聃公於此又指為名戴公與毛伯之總為毛伯衛者有別殆不足據也計此定王之二卿士首筆名伯則王右之而以毛伯為左卿士矣左當讓右若名伯為名聃公之嗣與毛伯非同時為卿豈得於其進為卿士而右於毛伯哉總之自襄及定名伯與毛伯並見於經其名伯之謚聃則皆聃戴則皆戴以為兩名伯者誤矣名伯毛伯存襄王時同為卿皆嘗出使於魯毛伯之來以錫公命名伯之來以會葬成風魯賂王惡得不賂王卿耶然則名伯之貪黷貨賄為王兼以自為亦一求金之毛伯已耳周頃王立六年崩匡王立當文之十五年及宣公二年匡王崩定王立而襄王以來之名伯毛伯進為左右卿士舊皆逢君嗜利惡四朋共事無所狃至是執政必相與以尋濟其貪也尋則浸而偏主食則惟以營私王不能堪乃增設一卿

士分其政委任王孫蘇使冠於召伯毛伯之上召伯毛伯不能下之王孫蘇則因以爭政矣爭之不得遂動於惡乃使王子捷之爲王札子者因召伯毛伯入朝同任執政之所輒迫而殺之皆遇害夫殺召伯毛伯者王札子也其主謀使殺之者王孫蘇也然王孫蘇之謀定王亦與知焉故既殺召伯毛伯而王不問其究惟念召伯之後不當絕議立召襄於毛伯則未始加恤也

秋螽

（管見）書秋螽蓋一時也與前十三年書秋螽同但此年再書冬蝝生蝝爲螽之子其遺孽復作是又有不同者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管見）去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白其將會楚子于宋也今年春楚子圍宋未解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及還五

月。宋人及楚人平。歸父將聘見之。既還，齊侯殁，欲假聞使于之意象與夫。見歸父之言色。亦雖及其間宋平宋之情形也。乃命其卿爲魯聘者之高固。至于使婁伴得於魯臣而問之耳。無婁地名。惟無的指，度惟依於前館舍次之殺以求。乃爲近是。不然則姑闕焉。至於在無婁者，爲齊高固有所欲聞非。由齊侯名。問亦可。無事公孫歸父之西陳也。故魯特以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歸父不行。

初稅畝

【管見】按賦稅二字多通稱。此獨書稅畝。與賦其田之義同。安見其爲加歛以病民耶。今攷稅字从兌。字典云。上蜀兌貤易也。唐丁仙芝詩，十千兌得餘杭酒。然則兌之爲貤易，即與俗稱兌換相符。乃交易之謂也。古者日中爲市。致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焉。後世有司市之職，其廛人掌市紋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鄭注，布泉也。廛布

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又有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鄭注。正。讀為征。征。稅。也。又有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鄭注。征廛者。貨賄之稅。與其所邸舍也。並見周禮地官。此所謂稅。皆與其允義闕。合。至其偏旁从禾從欲借明商。賈。之。納。財。與。耕農之。納。粟。其例為。一。云。爾。彼賦稅分多通稱。而其賓則受口之夫。惟有。如。禹。貢。所稱賦者、而。此。悉得於賦之外。別生一稅。法乎。及考魯宣公之十五年秋初數不登。多貧乏不能自存。遂忍而棄其產。其交易亦復紛紛矣。而宣公於此乃怒。思以市。與門關之法。行諸井野。即令國中之以田傳有力者。並由官吏掌其貨價。司其價劇因而額征其布以為稅焉。此宣。公。以前所未嘗有。故春秋書曰。初稅畝。所以識其作法於涼。貨使後嗣滋貪。闕工。誅求也。其初於田增稅。不因稅因而以稅畝。若田以畝計。自一至十百千萬以上。皆因之。以為。皆以畝其田之無、少、讓、溺。並、不、容有所隱匿。其說之、為、核實如此、

冬蝝生

管見 胡氏仲炎曰。蝝始生者爲蝝。蝝飛蔽天。或來自他處不必見其生也。故不曰蝝生。蝝生於境內。見其生也。故曰蝝生。蝝即蝗之別種。一生九十九子。既害稼則育卵於土中。待氣復滋。惟雪以壓之。乃使入地深而不得出。禮記月令云。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行夏令。則方冬不寒。蟄蟲復出。仲冬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此足據以得秋蝝而冬蝝生之由來矣。

饑

管見 秋蝝而冬蝝生。民之饑不待言矣。其書者。著宣公之淫災不恤。方謀、稅、畝、以擴、利。惟坐視其民之饑而死耳。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管見）甲氏留吁杜注赤狄別種胡氏注留吁赤狄之殘邑晉滅赤狄甲氏留吁遂為晉邑謂之純留水經注云絳水經屯留故城即故留吁國也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南十三里純留故城是已按高氏閌曰書及者所以別二族也此說足正胡注之誤再按狄有潞氏甲氏則留吁亦氏也蓋上甲氏而從省耳其氏皆因所居之地而名之謂赤狄之本氏有此別種者非是前潞氏在今山西潞安府之潞城縣即赤狄之長其黨則甲氏留吁為最著胡注既以留吁屬今潞安府之屯留縣則屯留之南有長子縣亦可即指為甲氏所在矣地志長子治西有丹朱城唐十道圖堯長子丹朱所築則赤狄之甲氏亦或蒙長之義而稱甲與甲首十千於長義近去年夏六月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其赤狄猶有甲氏及留吁晉師未得一舉而滅之者以適聞秦人伐晉而還事未竟故及今年春正月乃

復以潞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吁之所滅赤狄皆潞。伏白狄前不稱晉侯而稱晉師。危其用衆也。不可襲此並不稱晉師而稱晉人。防其黷武也。當用此。

夏成周宣榭火

管見宣榭。公穀皆作謝。好與而無義。當以經正之。詩武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無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營周都鎬京。以洛陽為門戶。故作東都。曰成周。置戎兵守之。每成天子親往校閱。遂以狩田。詩小雅瞻彼洛矣篇。思古也。其首章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則周先王之於成周講武此其徵矣。至二三章。君子萬年。保其家邦。保其家室。而成周之所以言成不諱船狗已哉。又小雅有車攻篇。美宣王之復古也。其首章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是詩。宣王之中興。既克北伐玁狁。南征荊蠻。乃從大會諸侯於東都成周狩。

以作六師而講武也校閱為作六師之始事狩田為作六師之終事故自二章至七章皆言宣王之狩田而卒乃結之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皆幸其中興之盛不失成周之所以為盛者賞足保其家邦家室而無壞此丕基云爾因是而成周有宣王講武臺臺上架木為屋無室無東西廂狀前而無壁是為宣榭歷十一世至定王時猶巋然獨存忽以此為宣公之十六年夏燬於火春秋書之李氏堯俞曰王業日壞求其如宣之盛既不可得而見而王之遺人煨燼發痛之也至於以宣榭為宣王之廟公穀皆同並謂其有樂器藏焉胡傳亦云呂大臨考古圖有郙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郙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之爵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說者多駁之亦不盡允蓋宣榭始於宣王於臺上架屋逮及定王已二百餘年若聽其為荒墟榭復何有哉竊恐東遷以後常加修葺其每歲至秋校閱因之狩田必遵宣王之故于榭以祀之如類禡之禮則以為宣廟亦得崇其榭有說

鼓戎爲前、豈王、平、中、之、所、用者、如、鼓、鐸、鐲、鐃、之、類、又何不可以舞於作通□那、惟考古圖之邢敦似涉附會然邢之用策命必屬武臣以功歸而值王在宣榭乃呼內史策命和於宗猶技其事亦偶有之但不得以宣榭之亦為廟者泥於說太廟耳。

秋郯伯姬來歸

高氏傳公九年秋七月乙酉書伯姬卒其伯姬亦既嫁而來歸者因其不安於夫家而自來歸非出之也故其先之來歸不書及其卒而後書而惟不繫之所嫁之國以著其自絕焉爾至此伯姬之嫁既歸於郯子其來歸也繫之以國曰郯伯姬則由郯子與之絕而出之使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于執事與彼伯姬之自來歸而非出者不同是則魯之與伯姬其皆失從人之義以乖婦順各有咎也而春秋書法亦必使

之犁然有辨益如此

冬大有年

管見去年秋螽而冬蝝生。魯方乘災稅畝。民之饑欲死。豈所念哉。及今年冬而得書大有年。五穀皆不熟。謂之大侵。五穀皆熟。謂之大有年。並於其冬計之。汪氏克寬曰。春秋之書此大有年者。既紀天時之復常。又以憫魯國之民苦饑無所望於稅畝之君。獨賴天心仁愛。雖降此螽蝝而猶不秋生民之盡殄也。不然則人類幾乎絕矣。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晉見季氏本曰是時許蔡從楚皆來赴喪而魯往弔焉見參亦與楚通矣按此因前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立說亦有據再按許男蔡侯同以春正月卒及夏皆葬以後乃書夏六月日有食之則自其卒月以及葬時俱有合於諸侯五月而葬之禮許昭蔡文何以能得此哉蓋由楚師不出而許蔡之從楚者得不供其資糧扉屨適而寧處乃克遄喪以從喪禮若此耳初楚子恃其威力圖北方創覇蔡本久從楚許亦因之由是有事於陳及鄭亦先後與于楚進而伐宋不服再圍宋凡閱三時積月之十累日之三百乃及宋平而還宋憊而楚亦憊不能更謀大舉故盡平宋後之半年又更一年而及茲宣公十六年之春與夏其許蔡不須竭蹶以給楚師之供於是並有君喪並得治喪如禮初無失之速亦或失之緩者附此以為季氏廣一說焉。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管見 此宣公十七年之夏六月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於斷道與前十二年之冬十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皆晉侯之志也清丘之盟有宋人衛人曹人而無鄭人由其先救楚子之圍鄭而戰于邲晉師敗績鄭與楚晉失鄭矣及此斷道之盟則並無宋公惟有衛侯曹伯則又以其先楚子伐宋再圍宋宋人及楚人平而晉復失宋也不寧惟是當楚子圍宋久不解晉使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不尤慮晉之未嘗盟魯而魯亦與楚哉故晉於此盟特使徵公而公亦應命不如清丘之盟公不得會並不如晉侯黑臋之盟于黑壤公雖會而亦不得與盟也

爭於此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而邾子亦從其後者非必晉侯色之獨欲自附於魯而已楚子之圍宋其威足以振魯彼公孫歸父之會楚子庸得已乎邾介魯宋之交雖進爵為子亦因也此其懼而趨赴大國之會且盟以託其國宜矣若夫盟稱同盟本以其同欲也此則借以中盟之意猶謂恐其不同而盟以同之耳討晉之與國以宋為尊以鄭為強晉先失鄭而為清丘之盟欲使宋及衛曹之得同於晉者無或棄於鄭以從楚晉復失宋而為斷道之盟亦欲使公及衛曹邾之猶得同於晉者無或棄于宋以從楚也其是之謂同盟與彼盟並書人此盟並書爵互見也其清丘所一例人之者即貴為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與斷道之盟通觀之可矣其斷道所一例爵之者惟公不可人其他則得稱晉人衛人曹人邾人與清丘之盟通觀之亦可矣總以譏其非同欲而號同盟當其刑牲歃血皆有不可以質明神者

秋公至自會

管見宣之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此晉侯為成公黑臀起公之東晉不若前文公之勤使公不得與盟且止之既改歲為八年春乃書公至自晉辱莫大焉及茲十七年之夏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此晉侯為景公孺其微公以會且盟苟因楚子前圍宋公使公孫歸父會楚子遂疑公外晉而從楚耳既會與衛曹邾同盟于斷道晉侯亦釋然公還故自是年季夏六月踰時為秋即書公至自會益獨幸其免於黑壤之辱不至以不得與盟而復止之已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管見此書公弟叔肸卒公羊無文左氏但辨公弟兩字於叔肸亦未有所稱述也獨穀梁傳云其曰公弟叔肸賢之

也以貧之何也遂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胡傳中之曰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為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則非說誤矣彼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謀國命矣況宣公之特頫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茂季孫歸父交于鄰國聚矣而偶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鼓此特據叔肸之不前見於經立斷知其未為大夫不屑與常卿仲遂等為伍則公羊所稱以宣弑而非之與之財不受織屨而食以終其身亦並可信為叔肸生平之行跡矣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管見〕此伐齊之役。雖晉侯主兵，而實由衛侯請於晉。晉侯以伐之者，觀後成公二年。齊師伐衛，至衛之新築，衛孫良夫帥師及之，戰衛師敗績，是即齊之所以報衛也。已然衛與齊初無怨。何為請於晉以伐齊，蓋晉之郤克怨齊，欲伐齊自請不得命，乃復陰使衛侯請之。故爾左傳言去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侯頃公惟婦人使觀之，郤克跛而登。婦人笑於房。郤克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遂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六月，會于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是則晉侯固有伐齊之志矣。及苗賁皇入言執齊使以懼諸侯，非國之利，晉人緩之逸。晉侯亦豈必迫求有。以逞憤于齊哉。乃既自斷道還其同盟之諸侯獨使請于晉以伐齊。則以衛師從焉，則晉郤克

二使之也郤克何能必得之於衛侯蓋衛有孫良夫猶晉之有郤克开郤克私於衛孫良夫孫良夫又私于衛世子臧衛侯惡得而不聞之且伐齊之情足以介晉侯並足以結郤克衛侯度其有憚于衛也則衛使必行又斷道之同盟參來則齊已訴矣而衛將因斷道同盟之故請晉伐齊而以師從晉侯亦將度其成以得志于齊也則晉師亦必出因是而定師期於此年春晉侯自將而以衛世子臧共伐齊也秋此後成公二年夏晉敗齊侯于鞌獨使郤克帥師而此乃自將者入春秋以來經二百三十一年晉之主兵伐齊前未嘗有故晉侯亦慎重此舉初不憚親涖戎行也與晉侯自將則衛侯之以師從亦必自行也於時或偶遘疾既以孫良夫治其軍而猶復使其世子臧為之監軍俾得帶左右于晉侯以自代耳故經於是年春特書曰晉侯衛世子臧伐齊伐之如何左傳言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伐齊至于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遂據此則知齊之與晉惟事閉城堅守不戰而使請

盟以示莫敢抗晉而已晉侯更何所望於齊而不以師還我因是但書伐齊譏其浸勞卒旅也其謂之盟亦非以結信並畧之

公伐杞

管見 此杞亦夏之後稱杞子不稱杞伯乃商以前所封者在今山東青州府之安邱縣與魯之東鄙相接杞入於夷戎不靖而侵魯疆故公伐之杞微國其來侵不足書因但書公伐杞以誌之使知所以伐之杞者特以止其侵而已或以前文公十六年嘗書杞伯來朝而今不復至故伐之不知彼為杞伯與杞子異地乃周所封以備三恪在今河南開封府之杞縣者是也與魯世為婚姻如前乎此有伯姬歸于杞後乎此有杞叔姬來歸皆指今杞縣之杞伯言與此公伐杞之杞但為今安邱之杞子者豈可混而一之哉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管見邾人即指邾子非他人也凡陰謀殺人者使賊及之其措足不及周防其主使不可遽得是之謂戕此宣公十八年秋七月或戕鄫子于鄫知其為賊而不辨誰實使之已而捕得賊賊吐實定指邾子春秋乃舍賊而罪其使賊者賤而人之曰邾人戕鄫子于鄫竊嘗揣其戕之之故前僖公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其用宋項上會盟之盟宋說謂執鄫子而取其耳血以用之薦神有如牲也辱莫大焉其事距今五十年前之鄫子抱恨以沒則凡後之嗣世為鄫子者惡可忘諸及茲魯宣公時有鄫子不詳所系名亦佚其志因報復則孔殷徒以屈於鄫之小弱莫能敵邾以明加誅討乃陰求死士特學養之鄫子於此將使竄入於邾因乘間以戕邾子於邾耳事或洩而

邾人覺之彼於所聞執用邾子之非法故尤未已凡攻難之士有能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者皆奔走之邾子於此遽先使竄入于幽忌乘間以戕鄫子于鄫焉嗟乎鄫子欲報先世不共戴天之讐計無所出而忍假手於屠門刺客卒之無能得顧工搆致自災厥身此其志亦可哀也已春秋於邾稱人而於鄫子猶存其爵殆以是夫

甲戌楚子旅卒

管見 王氏錫爵曰楚莊亦一時之雄也然肆其強暴而宋鄭陳皆被其毒所為貪欲之事非有假仁義以王天下之功說者乃以桓文並稱豈不誤哉據此則春秋於宣公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書楚子旅卒益幸之也以為中國之幸得自是稍紓焉爾

公孫歸父如晉

習見公孫歸父如晉季孫行父使之也。於將謀逐東門氏。東門氏惟一公孫歸父。顯仲遂爲卿有寵於公使之如晉列國而遂其家者易易矣。何爲如晉。殆以此年春晉侯衛世晉藏伐齊齊侯不戰而請盟。遂盟于繒。是晉侯爲可證也。況斷道之同盟。公與衛侯俱在。衛久事晉而尚爲始通。伐齊之役。衛從以師矣。不與則當共盟齊而還兆稱。不爲晉侯賀乎。公孫歸父之如晉。就經文求之當不外此。而左傳則謂歸父欲去三桓以強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多可疑者。秋下書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其距歸父如晉之七月纔兩月耳。公亦決有不安節矣。歸父猶能爲公謀去三桓而使公必聽耶。再觀下書歸父還自晉。及笙遂奔齊。此由季孫行父逐之。遂不得反於其家而奔齊耳。夫歸父如晉而還。遂并莫能恃晉人以保東門氏。父孫能恃晉人以去三桓強公室耶。凡皆季孫行父之讒說。爲歸父去三桓之陰謀。借以蓋行父逐東門氏之妄舉而已。不宜泥以爲實。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管見】季孫行父之逐東門氏其設心已久知此年秋七月使之如晉即授及其還時使人止諸塗次毋得入魯亦旋遂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致諸境任所適耳惟當歸父如晉時公方有疾閱兩月大漸即以其冬十月壬戌薨于路寢季孫行父以為欲逐東門氏適逢此會不可失也遂宣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之而不敢違乃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即去之遂逐東門氏是先遣其家以示廉所止居也尚何歸乎及歸父自晉還至笙笙為魯境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其事具詳左傳凡皆季孫行父使伺歸父于笙至則羈其車馬僕從聲言有命逐東門氏也何以逐之謂東門入殺適立庶罪不得

討而殺歸父爲之後猶有爵祿於朝畜妻子於國非法也不明以流放者之以奔可矣至於使臣未反而君薨有復命之辭亦有哭臨之禮自至於墳前而行父早令設壇帷以行禮有司設樹畢其事已歸父猶辦一奔已也他何知予其奔齊者歸父之父仲遂以宣公之故數如齊其時爲齊惠公宣十年惠公卒公孫歸父如齊食其甚十一年後飲齊師伐莒十四年又從會齊侯于穀則歸父之揭其家以奔齊亦有因矣